



紅白花傳



金春根冊

兩才子共吟兩花色 獲美人私結獲誓約

大明成化年間河南府洛陽縣聚星村有一介書生
姓桂冬榮其名也自少時文學宏偉文章卓越七
子以下蓋眇視也自謂取青紫如捨地芥而命道
崎嶇鬼神椰榆屈首就試終不成名乃喟然嘆曰
貴賤命也非人也窮達數也非我也東堂射策白
髮非時止闕上書青雲難期吾寧超蛻於十丈狂
塵之中擺落世緣略脫俗務以山水為廬以風月為伴
優遊蔓衍以送餘年豈不樂哉於是命小僕策蹇驢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紅白花傳一卷 光武二年鈔本
撰者 闕名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其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0
編號 D8702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70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紅白花傳一卷](#) 光武二年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

雙紅堂
小說
1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白花傳

金卷根冊

金卷根冊

兩才子共吟兩花色 獲美人私結獲誓約

大明成化年間河南府洛陽縣聚星村有一介書生
 姓桂冬榮其名也自少時文學宏偉文章卓越七
 子以下蓋眇視也自謂取青紫如捨地芥而命道
 崎嶇鬼神椰榆屈首就試終不成名乃喟然嘆曰
 貴賤命也非人也窮達數也非我也東堂射策白
 髮非時止闕上書青雲難期吾寧超蛻於十丈狂
 塵之中擺落世緣略脫俗務以山水為廬以風月為伴
 優遊蔓衍以送餘年豈不樂哉於是命小僕策蹇驢

跌宕於嵩山石室之間嘯傲於伊闕龍門之上或經日
 忘歸或終歲不返足跡所通不啻三十六名區而已或
 在家之時則精處一室杜門謝客觀詩獵史寓興
 忘憂隣里不得見其面賓從不能尋其蹤以此人
 或補之以處士或呼之山人山人少與同郡荀景華為
 同榻之友一卷南北居止偏側出入必偕起居與真碩
 友也俄而并沉各異雲泥遽隔荀公青年得第遂
 顯於朝山人竟坐落拓遊方之外惜乎一棊一枯豈
 非造化兒處分也歟兩人皆納羔於陳氏之門蓋友
 婿而荀夫人兄也桂夫人弟也兄弟二人俱有婦德鄉黨

宗族以皇英二妃比之兩夫人移天之後未獲螽斯之
 慶方以為夏三十後一時懷妊桂夫人臘月生男荀

夫人翌年元月生女兩兒雖有男女之異而冰玉之
 容顏水月之精神正若一爐鎔成少無錙銖之參差

見之者指以為兩顆明月之珠桂家子名一枝字倚雲云

荀氏女名織素一枝未移襁褓桂夫人不幸病沒荀夫人
 不忍同氣之至痛且憐一枝之孤子即率往家中膝

實乳養與織素無間焉往悲哀之至撫頂而言
 此兩兒齒較一歲負亦相同當待其長成俾結溫太真

玉鏡臺之緣以慰亡弟之靈兩兒漸豐鵬頭犀角

婉孌岐嶷聰慧出天穎膚超倫荀夫人夫妻亦奇愛之試教以文字一聞即解一讀輒誦誠奇才利器也荀公欲究其業送兩兒於桂山人家專精受書刺意做工才華日進文思潮湧擣藻則燁之之靈芝吐辭則噦之之鳴鳳雖老師宿儒矐乎下矣加以丰容秀色俊彩嬌艷嫣然若紅蓮之并吐皎然若玉樹之交暎信所謂兩箇才子一獲美人兩人連裾於筆硯之間并武於几席之中婆娑娛戲情義相孚密通遊心肝無闕自以童孩之癖雖無私昵之情而家間婢僕輩皆以荀娘稱為桂娘子以之相詭焉織素未滿十歲荀夫人奄違危疾一向沈篤將不復起遂邀致荀公垂涕而言曰妾獲戾於天既無男子只有幼稚一女而長成之期邈焉尚遙婚嫁之禮已矣莫覩天稟為之妾何言哉此骨雖朽此恨難忘表侄一枝家計雖貧才學甚富其為人殊可念也惟願相公遠念而深思及其成人之後即成委禽之禮永結兩家之好俾見萬歲之榮則妾雖不得於親見庶幾瞑目於地下矣婢子蘭芝患業兩人不但於織素多有勤勞之功且忠於所事一於服從其誠可獎其志可惜至於患業頗有姿色端雅淑慎可奉君子之中櫛願相公留

為侍膝使織素有賴蘭芝即令從人任其所適
而必擇賢且有產業者俾安其生焉荀公攬涕而對
曰當如夫人所言惟夫人母用傷惻以安病心至於織素
終身大事余何忍孤負夫人之言使夫人有未盡傷於
冥之中乎慎勿過慮夫人更把織素之手欲說永訣
之情而聲在喉間不能成說是夜遂棄世荀公之悲戚
織素之擗踊有不忍見者織素躬執喪禮曲盡情文一
如知禮之君子人皆憫其哀毀之過節嘉其誠孝之
出天桂山人與一枝來到喪次吊哭而歸一枝對織素尤不
勝哀痛之情自是之後織素遂主家事不出閨門一枝雖



或往來於荀家問候於荀公而已不復與織素相會焉飛
光水駛終期電邁織素已十一歲一枝即十二歲矣荀公
時為御史中丞在於京師而家屬皆在於河南故數請
由往來焉適值暮春之晦日織素告于荀公曰今日即桂
處士花甲欲備送酒果以表微誠荀公驚曰我忘心
之矣遂封禮緞一匹美酒一壺時果數鬼命家僮送之仍謂
織素曰汝於山人曾有受學之恩事一之義不可廢也且汝年
稍長則出入不便汝須一進其門以盡事生之禮可也織素
承命而退即乘小輜往山人家時山人危角巾携小筇與一
枝散步園林眺賞春色思酒如渴家貧不能具一盃

方有傷哉之歎家僮忽來報曰荀中丞老爺送禮段及酒果已及門矣荀小姐將儼然至矣山人父子大喜使人催促織素忙至道前禮拜畢跪達荀公之言山人欣然答謝謂織素曰汝禮制已闕長成如此足以慰老父之心也邈然阻潤日月已久想汝文章必將進矣織素避席而對曰小侄惡積禍盈奄遭巨創頑喘不滅弱質多病曾在草土全拋詩史夫人所教文字大半遺忘不敏之罪烏可免乎山人仍與織素一枝移席於花底飛觴玩花翩翩有豪興不知日影已在花西矣大抵洛陽風俗最尚花卉而百卉之中以牡丹為第一大而園林小而階砌無不栽

種誇多閩靡每到春時香聞十里初唐明皇取各種牡丹列植於沈香殿前與貴妃憑欄同賞命學士李太白作清平詞其時以名花比國色所謂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者也以此騷人墨客以牡丹為花中之王至宋奇種異品日益繁盛色黃者以姚黃為最色紫者以魏紫為宗經紅冠於紅色玉溜甲於白色此外小三各種不可殫記韶華未謝花事已闌三月將暮千林淨盡賞春之遊人惜花之詞客歎芳菲之易衰感年華之不留驅驢并鏡挈榼提壺廢密簾而閑筵翳嫩枝而傳盃崖歌闋咽觥籌交錯其繁華之景富貴之像艷一時而傾千古矣惟山人自是窮儒荆

蘇埋迳蓬蒿蔽室花未粧園客不到門既無賞花之興焉
有留連之樂惟以紅白兩朶栽培於松竹之間以為寓目之資
蓋從俗尚也適春寒甚峭未及綻開是日數三葩始吐紅者似
朝旭之燦華白者如夜月之冷淡灼然含態燦然帶笑望之可
賞即之可愛次謂兩人曰汝輩所作吾不見久矣此花甚美不
可無詩須以紅白收丹為題各題七言絕句一首而以春光二字分
韻可也兩人應命一揮而成警進於座下次先取一枝詩覽之其
詩曰

天遣名花冠象芳

紫震朝罷仙郎醉

霞旗月珮兩輝煌

玉女催雲沾粉署香

次見罷欣然而笑曰吾兒之詩頗有富貴氣像頗無寒
慳色態而未句尤妙異日必為金馬玉堂中人不似乃翁落魄
也次取織素之詩覽之其詩曰

各樣風流一樣春

應嫵獨擅東皇寵

能紅能白揔宜人

喚取雲和伴玉真

次人見罷大加稱賞曰侄兒之詩精妙婉曲盡謝世俗人骯髒
鈍濁底意思末句不惟鍊思之工幽閑之態謙退之意發於
文詞之間異日豈以詞賦小技大噪於閨閣而已哉婦德壺
範必將垂輝於後世若論其優劣則侄兒之詩當隔一塵
矣織素拜謝曰幼稚女兒未閑詩道而迫於嚴命率爾製

進矣大人不揆鄙拙過賜優獎小侄恐不敢當矣與一枝互相
傳玩相愛相敬情不能自抑少人醉甚戲謂兩人曰汝輩才良
足以相敵不啻為佳配賢匹或者天有意而并一時乎仍向枝
而笑曰女孃若在汝之佳緣或有可緇矣荀老自是俗人豈肯
與寒素之家結婚乎終日浮白倒醉不醒織素拜辭而
歸一枝臨門相送不能措一辭而別織素歸家荀公問曰
少人有何語耶織素對曰少人以紅白牡丹為題使桂兄及小女各
賦一絕故小女勉強製進矣仍舉其詩而告之荀公亦稱引不
已更問曰少人見此詩云何織素對曰少人果垂虛獎過蒙之言
不安於心矣荀公曰此外更無何語耶織素低眉含羞不敢發語荀

公督令直告織素低敬而對曰少人過愛小女指桂兄而言曰此兒才良
真汝之配而荀夫人既已下世老荀何娶於寒士而與汝結婚乎必
無此理矣荀公冷笑曰老桂屈強之風尚不除矣蓋荀桂兩人自是
布衣之交而少人氣豪才俊傲視一世自以為着鞭名道莫我或先
居然獲落白首無成荀公發軔亨衢名位煒燁而少人內懷不服
或大談而折之或諧謔而加之荀公亦忌其太倨心中不能無畦
畛矣此後織素年益長不復往來於桂家一枝或到荀家而
織素不肯出見兩人雖不得相會然信誓丁寧心肝洞照只
待結縭之期而不復致疑患業等亦每以一枝為吾家郎君而荀
公之意落三不相應轉如楚越之相視自絕秦晉之佳約一枝始生

疑慮忽如失矣每欲一見織素吐露心情而延涉嫌疑事多窒碍未得從容之便矣一日之夕路由荀家之門外適聞荀公出外盤馬回裡呼了鬢髮而詢之曰小姐安在對曰方在芙蓉軒笑一枝尾了鬢髮而入門織素正倚東楹曲欄悄然對月忽見一枝臨階回身廻拜相向而坐命了鬢髮進茶此時即七月之望也婆婆桂影映玉腮而生艷蕭瑟商飈動羅裙而飄香輕盈之容灼綽之態殆若真仙之下降而能使人三魂迷而雙眼眩矣於是乍啓櫻唇輕吐玉聲向一枝而問曰潛曜度嶺新涼襲人不知從何處而到此耶一枝對曰為訪親朋朝入城裡苦被挽留今始還歸而要見賢妹一瀉胸中鬱陶之懷爾

織素徐對曰兄有何煩惱之心事而必欲與小妹消遣耶一枝始得間欲發口而左右恐有竊聽者嘆嚅未吐脉脉而已織素已知一枝不敢出言乃曰兄若有欲言之事一遭說罷固不妨也小妹雖甚不肖早蒙大兄過愛小而有同窓之義長而有知己之分何苦屑心為兒女子羞愧之態乎一枝乃發言曰所欲陳者豈有他哉欲知老叔之意賢妹之心也織素曰我原來已知兄致疑於小妹也久矣大人春愛小妹殊甚雖過於慎重而實無他意欲知小妹之心與兄之心一也何必更問而知之一枝對曰我亦固知賢妹之心與我心一般而但所慮者賢妹父親之心不與我大人之心相同而賢妹不能自主張也織素良久曰兄言亦有理也

在子之道當盡其誠心以回父母之心而已此外無他道理或不幸而
事不成此心誓不負矣惟兄無疑也一枝曰賢妹之心苟若是何慮
之有然言之於口不如盟之心盟之於心不如矢之於天此夜明月
實照吾兩入之心對明月指青天以結死生之盟未知何如織
素對曰此則不可小妹聞大信不約自古貞女有為丈夫而死
者未聞丈夫為女子而死者成誓之後事若不諧則守之者
誠為大信背之者當作何如人也小妹則將為兄一死以酬知過
之息即分內事兄亦將為小妹而死乎大丈夫行事不
可苟也兄言無乃大遽耶一枝謝曰賢妹通達之論非我所
及兩人情緒依不相能捨歎起還坐將行復止殊不覺夜將
深矣忽聞街鐘已三搥矣一枝遂別織素各稱萬福而歸

兩媒婆各評春風面 老中丞不諒兒女情

是日一枝所訪之人姓呂名邦產當朝丞相之子也飽聞桂
子高標絕藝傾心艷慕欲交願納累踵其門輒題几鳥留
其名帖而去桂生雖不願交遊而一者躬進而謝禮不可已也乃造
呂生之門呂生顛倒出迎接對甚款而桂生之心已在雲霄之外矣桂
生定省之餘詩書是伴有時自酌自飲以寓閑情不與人交
不來人知故往之應制學宮必居首而不肯就試焉呂生以相
門貴公子門庭煥燦臺榭宏麗酒徒茗伴填街滿堂性
且不儉多延女色不曾留意於文字而權勢所及教習隨至學

宮課試輒居高等人以河南巨擘稱之而惟桂生不服更不過從焉呂生以為必求天下傾國色以為之配不肯輕議於人矣一日命家僮入城府招媒婆有名稱者張王兩婆一時赴召拜賀於呂生曰相公之招致老身必有佳緣而欲與之相議也呂生曰鄙輩將暮佳緣未定邀來汝等者欲問可合之處也張婆曰河南自是雄府豪貴之家指不勝屈而未知相公之意欲求何如處耶呂生曰指示在汝擇執在吾須歷舉其最優者而言之張婆曰鉄搃兵宅富冠此府有獨女最賢以淺慮言之無過於此也呂生曰其容貌如何張婆曰雖不絕艷亦此美麗矣呂生曰然則不可也王婆曰狄叅政宅處子姿色之美當代無幾詩文之才女中第一相公欲得美色非此莫可其家計雖不贍足以相公之富豈可論財於婚姻乎呂生曰此則似勝於鐵家而其處子果是絕色耶王婆曰狄娘子之色誠絕色而老身聞絕代之色本不世出故即今皇上所嬖娘亦非稀之色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尚不能得之况匹夫之微乎呂生曰我之平生所未者惟傾國色也若然則狄娘亦不合於意也王婆大笑而言曰老身等聞見甚狹所謂傾國色實未得見而相公夢酣青樓迹遍花林簇粉代美而評色倚紅粧而較艷果見妍姿秀色如相公所補乎若取名妓妙娼而論之必若何人之姿色然後可入相公之眼乎天津橋畔鄭昔一方獨立於

娼靡若首者可謂國色乎呂生正色曰昔者不過以歌辭擅名而長頰踈髮豈可謂之色乎王婆曰千秋門外秦妙娘年是青楊新有聲名公子王孫無不以一眄為幸若妙娘可謂國色乎呂生笑曰妙娘新隸娼籍人雖輻湊肥貌鈍質豈可謂之色乎王婆曰鄭媚娘郭重玉李仙娘何如耶呂生大噀曰此輩即一隊狐狸也以膏為首以粉為腮何足數也王婆擊掌而笑曰苟若是則誠難矣苧蘿月冷金谷花殘浣紗之女何處可求隋樓之人已矣莫睹相公若摹畫絕色佳人以付老身則當物色而求之美呂生笑曰欲見畫本越有三箇真面想汝輩亦或見之美西婆對曰某也某也呂生曰其一則洪福寺壁上吳道子所畫南海觀音也其二則孟津渡口龍王廟泥塑王第三龍女其三則城南聚星村桂處士一枝也三絕色中未得其一則於我心足矣王婆嘖然而笑曰相公之祈求如此則雖終身求之恐不可得也自古人間有謫降之神仙未聞有謫降之釋迦也觀音元非可論至於龍女即水府之龍女相公即塵世之相公所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論其人物則可謂相敵而相公既無柳秀才傳簡之術老身未學孫大聖開水之符龍女言之無益矣桂相公造物戲劇假男子之身而稟美女之色相公若使桂相公如去年王小心家老鷄之慶幻雌雄則相公可娶美人而此非人所及不必為無益之言也老身等反覆商量得妙策近聞河南之人喜為男通相公以權道親迎

桂相公以為夫人則夫誰曰不可張婆責之曰汝無多談昔彌子瑕不
必為衛公之夫人董賢亦未對漢宮之王后男通之事世或有之人
家豈有男夫人乎呂庄曰吾嘗思之物之微者莫草木之若也而花
卉之色有奇而麗者則草木亦有絕艷矣物之賤者莫禽鳥之若
也而羽毛之色有珍而異者則禽鳥亦有絕艷矣稟賦之理男女同得
則何必男為絕色而女子之中獨無絕色乎汝輩必有聞見而姑
不欲吐說於我也張婆曰相公之言是美女子之中何必獨無絕色苟
無天緣終不相遇昔曹孟德欲娶江東二喬而為孫策周瑜所奪大
起百萬雄兵以死爭之而終未能得之豈非天乎當今之世亦有傾國色
也與相公既無三生之宿緣曾已許婚於他人老身累辱相公之教而不敢
告者蓋以此也呂生驚問曰誰家女也其色果何如耶汝輩必瞞我
也張婆對曰老身何敢以戲言冒犯尊嚴此娘子即荀中丞老爺
女子相公所稱桂相公之表妹也語其容顏則誠天下國色而聞與桂
相公已定中表之婚矣呂庄曰汝曾親見乎張婆曰荀老爺喪室之
後有兩箇侍人其一即朱氏曾侍止夫人左右者也而此人無姿色其後老
爺又得賈氏去年生一男賈氏即老身之侄女以此老身因緣出入
拜謁於娘子數矣呂庄捫席而問曰其容貌與桂生孰優耶張婆
曰兩人自樣自相彷彿媚嫵英慧小無異同而但桂相公男子也自
有俊逸之氣像荀小姐纖弱幽閑多有窈窕淑女之德儀此其
所以同而異者也呂生曰誠若汝言反復勝耶寤寐之幾年于此而

如玉之人同在一府得之誠難聞之亦晚甚矣耳目之不廣也汝輩必有所聞桂家曾已納聘云耶張婆曰未能詳知當問於侄女而仰白矣呂生聞而益喜厚賂而送之使即探報時荀公請暇已久方欲還京聞者忽報本府王教授來呈名帖矣荀公延之坐定問其來訪之意教授曰呂丞相家公子竊慕令愛小姐之才德使晚生通其意故敢此仰達矣荀公曰呂生之求雖甚慙息此空臨終已托於老夫欲以為表侄桂生之配到今背約誠有所不忍者先生幸為我謝之教授不勝無聊惟力稱呂生權勢之可畏才華之可愛而已拜辭而去翌日本府馬太守又踵門投刺荀公迎入禮畢拱手稱謝曰先生辱臨陋舍抑有何事耶太守答謝曰賤生每欲一陪行塵穩承鵬誨而公牒埋頭未由抽身今日為令愛婚事撥忙來矣荀公曰昨日王教授亦來傳呂生之言而這間自有委折未能奉承先生想亦聞之矣太守曰賤生亦聞王教授之言而先生之不忍負此夫人臨訣言自是厚意聞尚未奉幣猶是路人膠守前言不亦固乎况父母之心慈愛是主母論彼此擇配佳即使之富貴而榮華豈不樂哉欲求美即莫如呂家公子富貴榮華誰敢比大丞相之康乎老先生若與呂生結婚則安知此夫人在天之灵不為之悅豫乎蓋此夫人屬意於桂生時一時未成之事今日呂公子之求婚實百年偕老之計豈可以一時之戲言誤百年之佳期乎惟先生熟慮而審處俾無後悔也荀公曰先生釋利害之機明取舍之分諄教誨勤指導



賤生何敢以執迷之見自外於提耳之教乎但女兒粗習詩書畧通禮義欲聞其一言而進退之美太守曰先生之教亦有意見賢娘設有一切之意惟在先生開導之如何爾賤生亦欲以喜報速通於呂公子也即別去荀公來扣小姐坐之前具言呂家求婚之意曰吾兒如有所懷悉陳無隱小姐曰此事何敢于預然母親遺言尚在於耳其餘非女之所知也荀公不悅曰汝之母親誠有是言此不過與我相議而已別無定婚之事女子在家則從其父命禮也吾兒誤也小姐曰父親之命小女何可不從然此則小女莫人之事也願父親三思而慮慎勿輕許遂回身入於寢室惠業等適侍側告於荀公曰老爺何以出此言耶小姐與桂官人天生一雙伉儷彼蒼之意人皆可側况夫人遺命堅如金石大小婢僕所共倚杖而屬望者也以其情誼言之則自在童年與同鈿槩而自守禮法少無荀且之事然想其厚契深情豈偶然哉令老爺若奪其操而抑其心則必憂愁盡恹仍成疾病恐非全安之道也荀公曰我豈不及汝之深思也桂子才貌亦豈不愛曾不許婚者只以彼家甚貧桂子若能立揚則大善不然則女子一生將不得自安此非細事呂生為人余亦詳知其庸流下品則我豈徒取富貴以誤女子之仰望乎汝其開誘俾回初心朱氏以荀公之言于小姐小姐長歎曰我與桂兄雖有同學之情自與締姻其路各異母親臨終雖有顧托之命父親之命亦自通達矣若泛論則何人之門不可入乎吾已許心於桂兄亦已有言於

桂元負心非義也背言非信也到今三三其德吾所不忍且父親過
愛不肖之女欲其富貴為子者豈不知感激哉富貴貪賤自有天
定固不可強而致也我則孟光耘田文君賣酒實亦甘心亦不辭
惟願庶母為我盡誠以回父親之心

好曰緣作惡曰緣

無情語成有情語

朱氏出往荀公之所荀公問曰女子有何言耶朱氏具以小姐言告之
荀公笑曰年少之兒不知事理徒信古人糟粕之言往厚誤實事豈不惜
哉到今以梁鴻孟光為淑人君子以相如文君為佳人才子爭相稱譽動欲
慕效余尚見古人書孟光面黑體壯其力能運石臼故與梁鴻或耘於野
或傭於人能堪許多辛苦今織素軟膚彈之則欲穿細腰吹之則欲

靡以如此之氣質欲效孟光之勤勞豈不可笑乎卓文君倚於一時之
私情許身於相如而終不免當壚賣酒之困相如適值好文之武帝曰
揚意之薦而聘詞賦之才得高官積黃金赤車駟馬翱翔鄉里至今以
為美談若不過武帝必行乞於西蜀市上而終至於飢死矣夫熟知世上有卓
文君哉今天子不喜文章宰相不薦賢士桂生雖有凌雲才經天學何從
而自致哉况科場得失自古難必桂生之父以年少才子自期黑頭功名唾手
可得而居然白髮窮措大爾安知其獨子不如其父乎朱氏又以小姐許心
結約之意告之荀公輒愀然曰兒女之志不可強奪而茲事十分難處呂
生之言令若斥之則呂生必告於其父待吾上京又將來婚若欲不許則
呂相威勢振於天下所言天子無不由從我之前程難其無事矣然

第狀許以安女兒之心矣所慮者呂家必不中止汝須從慰喻無使固執朱氏未
退忽聞李提學至矣荀公急出外軒而迎提學亦為呂公子紹介而其言
比王馬尤切矣荀公曰王教授馬知縣亦曾言此事即當奉副矣非但有
此事婚姻大禮不可輕定欲早歸京師稟議於丞相爾李提學曰傳教甚
合即辭歸備傳於呂生呂生即裁書上其父告其意荀公治行啓程
是時桂生聞呂公子未婚於荀家心切念憤俄得朱氏書知荀公之傾意
小姐之欲守盟雖欲一見小姐更伸知意而未得其便徒自行徑幾至於成疾
矣少人見其色與前大異責之曰大丈夫當建功名立事業以顯父母可也汝為
一女子反作楚囚戚之可憐之狀耶汝自幼時多讀古人書志趣卑下乃若
是甚非我所望也桂生惟謝罪而已浙江督府魏尚書素愛桂生文武之才
辭為參謀同欲與議軍務山人指一枝謂曰魏公即我知己之友浙中眾我
每欲一遊而未得者也且觀汝近來心事不佳與我同遊延司馬遷謝
靈運之壯觀撫蕪子瞻白樂天之遺筵以恢宵襟以瀉幽情可
也桂生曰惟命焉桂生將行欲一與小姐叙別投隙往叩小姐與朱氏
同坐邀生入彼此嘿然無一語桂生先言曰近聞賢妹佳期不遠
家親適彼魏公所邀將有萬里之行賤生當陪往將不得觀威儀
而獻賀危殊用悵缺小姐對曰春日猶寒惟願踈履保重小妹誓
不負芙蓉軒一危明月矣桂生亦對小姐氣塞宵間偷眼相視而已
以方啓行促拍桂生桂生慌忙遂別告而去桂山人本無侍妾使老
僕一人守其家父子二人遂乘扁舟亂然向浙江而去行四五日至開封

府泊舟於東門外少選休憩本府通判與山人有厚契適因公事沿江而過偶見山人坐於舟上棹舟而至握手驚喜各展阻濶之情仍挽歸府中飲酒團聚桂生獨留舟中終日跂待至日暮官僮來傳通判與山人同宿於郡齋矣桂生獨寢蓬底及詰明自念曰主人若又苦挽則大人今日亦未必早還吾當下舟登岸歷覽風烟矣乃杖策遵渚探幽遂勝陟臨江之亭樹越浴波之鳴鷺信步而行惟意所適忘却路益深行轉遠矣忽渴甚思茶而不可得擡首遠望欲覓人家忽見粉牆彩閣逶迤隱見於綠林之間遂前徃見之則葦扁高揭於門樓玉清觀三字循砌而入

詠中門良久有女冠出來手啓金鑰年可六十餘歲矣邀桂生坐於

西別堂問曰相公自何處而來耶觀中適有修齋之事而年必輩皆入內殿致會尊客久立於門外不敬甚矣惟相公寬假之桂生曰偶逐風光歷遍遠近欲渴求飲來到此矣女冠招小童奉茶以進謂桂生曰城中貴价之家今日設法事於此故自多奔忙未能侍坐吐話罪悚旋即退去生亦起立徘徊周覽東壁之下有繚帙數百卷攤拋倚疊生坐少披撥皆黃庭玉樞黃白龍席等書大簇子一張捲置其傍試展而見之蓋模畫微妹獨立之狀而筆法精妙恣態秀麗真絕竇也若以為觀音菩薩之像頭無瓔珞若以為上元夫人之像身看俗衣非蓮步之班淑妃則必待月之崔鶯也然不書其姓名安知其誰某也桂生心自思量曰此畫果是絕筆而古之詩人何無一句題

詠丹青不渝生綃若新想其模畫必不久矣仍披玩再三忽然長歎曰畫中嬌艷正如荀家妹弟可較伯仲得非真寧故為之揮洒神筆模得荀妹真面以慰我渴之思耶不然何其與芙蓉軒獨立之時酷相似耶噫裴郎之王杵難求劉公之洞仙已隔不知與何妹更有相見之期耶嗟惋之切感涕自零遂取床頭筆硯用荀小姐詠牡丹花韻作七言絕句一首書於篋子上面一回諷詠欲寫姓名之際女冠忽自內殿而出見桂生拈筆臨畫大驚却立高聲而唱曰相公此何事耶此何事也相公點污其畫欲使貪道等受困耶桂生矍然擲筆而言曰古今名畫必有文人才士之題詠方為三絕之寶惟道人休責焉女冠曰相公以此障為何等畫耶語未畢喧闐之聲自遠而近傳言行次至矣女冠匍匐而起率觀內眾女冠出門而迎之回面桂生而言曰相公留此恐涉非便桂生急起下階欲出門闔則十隊丁夫或持赤捧或執儀物分立左右環擁前後鳴而前行威儀甚肅最後有七寶彩輪四圍珠簾侍婢七八人整序立丹之隨至光彩溢目香風振鼻桂生未及回避前導大叱曰何物怪鬼觸犯尊行徑越前路耶至欲驅脅踉蹌桂生卑辭哀乞曰倉卒之間未及藏身矣前導猶喧嘩不已將欲奮挺逼之女冠急走而來解之曰此過去相公覓茶而來君輩不可無禮前導方捨之桂生脫身而走迂路而行危怖之心稍弛矣乃自語曰吾作不緊之行既逢女冠之責又被賤隸之辱真可唾也歸到船頭山人已回矣遂發船

而行過數月始抵浙江府中魏公見山人父子數腴之色可掬矣後
其館侍豐其厨供足以忘旅遊之懷矣一日魏公開大宴集衆僚終日
酣飲山人父子亦與焉魏公酒半命從者取華綫彩硯進於山人曰請
桂兄吐珠玉以記今日之勝會使後人知吾輩之遊於此地也山人對
曰少豸老且倦塵棲筆硯久矣雖勉強而賦之不可足觀也賤子
粗知綴文使之代述如何魏公欣然曰令即果有高才則一揮彩毫以
洗昏眵无好也即以友授之桂生三言讓之遂奮筆作七言長篇一首
風雲驟起龍蛇飛動其詩曰

浙中天作佳山水 大城深濠地勢雄 魏侯才畧郡公表

千古名區擅吳越 龍穿席擲競墮空 世胄聯裾耀華閭

祥麟出世爭先覩 一方雄鎮當控扼 惠澤汪洋穢若時雨

霜蹄當路不曾蹶 嚴霜浙瀝吹鐵鉞 男欣女悅安耕墾

春日開筵江上亭 孔蠅北海邀佳賓 明璫絹帶六銖衣

亭前萬頃琉璃滑 庾亮南樓有明月 美女撰琴商散發

彩袖逶迤樽俎間 急管清唱聲交戾 幕府諸賢盡才傑

運步輕盈誇寶襪 大魚小魚爭出沒 酒中豪氣轉傲兀

半酣喧呼擊長鈿 曲渚縈紆望不極 落日城頭吹畫角

迭把深盃不辭罰 水樹連天如綠髮 角聲震盪龍王屈

只可留連終永久 忽憶臨江射潮日 樂極悲來奏軍樂

怙帳繁華易消歇 惜哉古人已朽骨 伐鼓騰舞健卒

後日欲知今日遊

須訪他時峴山碣

魏公見畢彈指歛歎曰雖盛唐大家何以加此乎可與岑高相
頡頏也一詠一讀手不忍釋忽顧山人而問曰令郎已娶否山人
曰家貧年幼未及娶也魏公曰我有一女年可勝笄而婚姻非
匹適不可我女則不敢望也表笄有孤女而姿色才調可與令
匹矣老夫為兩家欲作媒妁兄意何如山人未及對桂生避席
謝曰晚生雖未娶妻匹慈在世之時定婚於同鄉荀中承家
矣不幸為權門所逼將不保初約而荀氏之心堅定不移方在
相持之中晚生雖荷大人之過爰以母之言不忍自我而先毀為
無信之人甫魏公曰所謂權門誰也山人曰呂丞相家也荀家婚
事必歸於彼而迷兒尚有春意之心可謂不解事也魏公曰此
義士也我豈知有如此之事乎荀家女子蓋人呂相之門兄其毋
負吾言也此後待桂生尤歎時東南夷琛賁惟勤海波不揚山
人籌畫謀猷為郡吏所服轅門不事記室多暇山人日與主
將把酒投壺極意娛樂興至則與一枝訪勝景談名山蕭然若世
外之人桂生惟雅有幽致每遇佳景輒怡然忘懷而念及荀小姐則
不能定情涕淚簌簌自下浙江郎繁華之地脂粉之窟俠斜香
街羅綺成羣歌聲縹緲舞影婆娑能使人魂迷心蕩自非有廣
平之腸鮮不濡染於此矣桂生有時經過金橋滿車而蓋嘗泛滄

海而觀泰山者矣生豈肯留眼於消涔丘垤之間乎

觀詩句觀破閨闈心 目軍務約為秦晉好

此時荀公入京城數見呂丞相而無一言及婚事荀公亦不開口而已移拜兵部侍郎摠攝戎務公簿旁年年且衰老微蟋頻作扶護無人調治有奴遂寄書家中使賈氏守家朱氏陪小姐上來而趨速登程母令企望小姐承書之後即欲發行而非徒天時正熱行役實難且槐花已黃桂生必赴試於河南欲姑留於此一聞其消息矣時桂生方在浙中穩送居諸而荀氏音耗杳隔天涯憂惱悶鬱情無歡悵欲托科朶南歸故鄉以探荀家消息及進告於桂公曰科期將迫欲克觀國惟大人命之山人曰此去河南幾數千里衝夫遠涉恐生疾病幸君隸名於南京國子監仍赴科場則事甚便且做業亦必全美與魏公相議送桂子於國子監使赴應天府鄉試桂生雖失南行之計荀小姐時在河南日望桂生之來而山川間阻魚雁俱絕憂慮之心搖然如懸旌無所終薄矣然父命不可久稽桂生不可復見矣不得已與朱氏同舟而行至開封府大風連吹舟不得進小姐累日觸傷一疾沈綿舟中搖蕩不合將撰未能強疾前進使家人賃得水邊敞豁之處將欲小留調治待其平復而發行矣家人沿江訪求未得精室未告于小姐曰問家挾隘不堪入處而惟玉清觀殿宇宏敞房舍蕭洒而有女冠若干人講道於其中調病之巫無過於此也小姐頗以為然與朱氏及女僕等詣玉清觀女冠等知其為京城宰家之屬遠出迎之空其內室處之明窓粉壁

靜閑幽靖實合靜攝之處也小姐問女冠等姓名其中年老者跪對曰貧道法名貞玄彼年少女冠等即某也某也仍進茶果精潔可食小姐留一日神氣蘊爽與朱氏隨女冠從容緩步周尋殿角至三清殿焚香展拜訖與女冠相對穩話望見壁上掛一幅女像簇子上面題二首絕句而畫振筆法俱格神妙矣小姐素癖於書畫欲知工拙起而就見畫則宛是烏道子手改筆法則魚王右軍趙松靈兩體也小姐看眼微吟忽然驚悟曰此書體分明桂兄所寫想春間西行之日留題此詩而去矣仍又味玩其一首曰

亭中獨立不勝春有恨無語惱殺人謾向臨筇期卓女却從南岳喚
真二 鏡裡花枝虛弄影水中明月竟非真如何七夕樓頭望

閑却成都賣卜人

小姐一見再見疑惑滋甚心語于口曰下一首其筆跡非桂兄所寫亦甚彷彿此必他人做做其體法而書之也非我則不能下矣此兩詩必兩人所作而其詩意各有所托非偶然題詠之比而不記其姓名抑何意歟上一首用我兒時詠牧丹之韻此則表兄必曰畫感事寓懷而題斷無他疑茅未知下一首何許才子與表兄分韻而作也未句之意尤可未曉也沉思苦吟愴悅未決矣貞玄來坐小姐之傍跪問曰小姐玩味此詩必知其詩中深意也小姐曰正欲一質於師矣師幸先問此兩詩似出於兩手詩中各有所懷何素詩客何為而作耶貞玄乃驚曰此觀與大略不遠故雖女冠所處不得無往來之客升此堂者皆見此詩而

莫知其出於兩人之手而今小姐有此神眼奇哉奇哉貧道等本不知書有警者之於丹青詩中有何意耶小姐曰上一首初句之意贊畫中女人姿色之美末句言與人有約而只對畫中之人下一首初句之意言畫中嬌艷見之無益矣貞玄顧見女冠等而言曰兩詩本意果如此也小姐既已解見安敢抵諱貧道謹當悉告矣此玉清觀蓋宋真宗朝所初建而中經兵燹頽廢久矣此開封府城中所居義陽郡主即梁王第二女也曾與儀賓薛老爺敬奉三清畫其誠虔重修道觀以為願堂十五年前祈禱於此三清之神遂生一女容貌之艷德性之美前無偶而後無雙也儀賓夫妻鍾情撫愛如珠如玉儀賓不幸下世郡主與小姐悲感度日及其終制之日郡主與小姐親設齋供於此觀適有遠方女僧來奉法事其人素善繪畫小姐容貌大加稱揚息告于郡主及小姐而願畫其真面永作人間之至寶小姐頗有難色而亦之不許女冠等累懇於郡主後郡主方為月諾其人繪心凝精一揮彩毫小姐色態精神盡移於畫中雖離妻之明不能下其真像矣郡主愛其畫品之極妙分付於貧道等使之深藏勿掛於他人之眼故貧道等敬承尊教十龍衣珠藏矣去春霖雨決旬恐有沾污之患并現中所貯道經出曝於西軒而方欲飲藏矣薛小姐回郡主有嫌欲為躬行禱祝倉卒來到貧道等專於法事念不及他紛遑中未及收拾忽有年少秀才偶到此中索貧道不見之時乃題此詩於簾上貧道等後雖悔責已無及矣惟恐薛小姐



見之則怒而責之不得已直告請罪小姐初則有愠色及見此詩則別無他語乃私筆題此兩句於其下貧道等察未知其由也近聞郡主頗有疾恙小姐婚事必欲速定名門巨族無不遍求小姐才色孰不艷慕子媒婆日集門庭熱鬧如市郡主方欲擇定於其中矣頃者小姐乳母來言於貧道等曰小姐畫像更勿藏置出掛三清殿使來人往客縱意寓目前日作詩之人姓名如有詳知者即報官中無或違稽貧道等或慮其間有別般意思而煩於秀才題詩之日貧道未及問名且詩意未有如小姐之能解者誰能見其詩而知其意推其意而知其人乎荀小姐聽畢嘿然思曰下一首末句蓋有題詩之人不須爰畫或尋媒約或月女冠求婚之意姑不明言爾問於貞玄曰秀才作詩之時或知其薛小姐之畫像乎貞玄曰其秀才何以知之更問薛小姐見其秀才乎貞玄曰薛小姐乘金轎正入門秀才方出門造次相值且前導與秀才移時相誥小姐或從簾隙見其秀才而愚意則其秀才容貌風儀正與王子晉無異其美質清詩必入於小姐之心故至於和其詩而題其尾到今使乳母欲探其消息矣荀小姐曰師之言是也此後數日靜處願養患候已快痊矣遂與諸女冠相別出道規乘扁舟轉向京師忽有一人從江岸而來高聲問曰何船是無乃荀侍郎內眷行次耶舟人停棹問之即荀侍郎京第家丁也跪奏於船頭曰老爺方遭意外之患小姐與朱娘子須早歸河南小僮奉書簡而來矣舟中諸人皆慘怛失措蓋荀公以兵部

侍郎方膺等邊之策成化二十年北虜叛突騎數萬圍大府縱兵抄掠先鋒直到居庸關京師振動天子大怒以為邊方郡師兵部諸臣誤事招兵嫁禍國家梟梁搃兵俞都督於境上下兵部尚書王國臣侍郎荀景華於錦衣獄方欲問罪諸臣震懼不敢救惟呂丞相力諫曰王荀兩人功勞素著自古債事之將貸死從軍以贖其罪使聽令於劉都督幕下荀公及出關戶即就謝於呂丞相丞相曰宗荷天子寬仁老夫何力之有仍置酒厚對曰吾與公有相議之事苦無閑日尚未果為今日適得靜便良幸良幸家有不育兒子聞令爰有幽閑貞靜之德忘切寤寐之求敢問令意何如荀公曰公子曾月馬太守未婚而其時小女適有疾病未能仰副矣令相公有命曷不敢從丞相大喜曰公我私分本不泛然而若又結親則其情義尤如何哉但公非久當往繼上還朝早晚未可預料吾意則欲通於兒子自其處成禮敢問公意如何荀公既蒙丞相再生之恩將來禍福亦在丞相手中當此之時豈敢違拒乃復於丞相曰當惟命矣即退而修書使家丁傳於小姐一邊治行遂向劉將軍之幕

翠香閣擇婿

大板橋作媒

此時小姐却見父親書簡備陳獲罪下獄幾陷不測之由蒙救從軍遠向北塞之奇且曰天威振疊無望全生而幸賴呂丞相力救得一庄於禹死德可舍珠恩合結草雖捐生殺身難保禹一不

得已已許親事矣汝自兒時讀書學禮頗知義理湏言母言
父命輕重各異私情厚恩大小不同無如前者之固執即日歸
家與呂生結親以副老父懸望之情小姐與朱氏同坐傳視痛
恨曰父親雖免大禍遠入危境憂慮之心何以堪遣朱氏言於小姐
與桂郎君才貌相敵年紀亦同常以為蒼者天必有深意事乃大
謬卒至於此人事不可知者有如是耶且小姐與桂郎雖有矢言
本不許身而父命既重私恩亦大誓行權道亦無不可首崔鶯
二玉喬娘虧行捐郎意有慚德而其生其死不與意中人同之
矣小姐之貞心郎行與青天齊高與白日爭光將賴父命自求
多福豈不快哉小姐長嘆曰庶母之言雖是父親方在死地而弱質
無力未效木蘭之代行誠孝不篤莫延綬縈之上書方且自頌痛
恨之不暇抑獨何心與人結親乎朱氏曰小姐之言實合情理暫將送
言於呂公子俾待老爺之還歸矣小姐言雖如此心則不然而欲
達桂生之盟則芙蓉之月依旧欲折呂生之婚則父親之書
在傍百爾思度萬慮紛集莫知善處之道遂回舟泊於開
封府東門外是夜轉輾不寐恨無脫身之策咄之悵恨曰人
生一死自古皆有捐軀保信實所自期而君自決於今日則非但事
不明白亦將不利於父親當留待父親之來以義諫之以死爭之
君不得則誓以此時舍生取義以謝桂兄矣旋又自念曰昔在芙
蓉軒上與桂兄結約時桂生欲以死生盟之我以申生喬娘事

戒之而不許矣。今事與心違，更無可望。前日之言，可謂巧合矣。嗟乎！桂生之情，何嘗與我異也。我則尚有一弟，桂兄獨子也。必無為我不娶之理。除却此身，則世上豈有堪為桂兄之配者乎？若使桂兄未得佳偶，終無琴瑟之樂，則生者之苦，何異於死者乎？又低首合眼，細入思量，忽得一計，蹶然起坐，曰：我未能以一死報桂生之恩，非情之不足，乃勢也。昔管仲臨死不薦賢人，後之君子非之。徐庶臨行薦諸葛孔明，此實千古美事。男女恩義，何殊於君臣之間乎？玉清觀女道士所言女子未見其容貌而姿色一半於畫中之像，足為當世之絕色。且其絕句亦非借述於他人者。其才可嘉矣。誠得此人為桂兄之匹，則庶幾堪為桂生之配。而報我至誠之一端，彼家豈肯因我一人之言而卒爾許婚乎？吾計甚踈矣。又思曰：桂兄之行舟於江湖而路於道，規巧矣。薛女之畫像適曝於其日，而桂兄之目偶及於此，亦巧矣。桂兄無情而作薛女有意而見，乃以絕句和題於其下，此殆天意也。我試於明日探其消息，而若無牢定之處，則當為桂兄習行媒物之任事。雖不成，將竭力而盡其誠矣。明日言於朱氏曰：今若歸家，則呂生必扶父親之命，藉承相之威，逐日強迫，急如風火。雖欲徐待父親之還，何可得也。顧此薄命，已與桂兄信誓睽違，而恩義絕矣。但其婚事，因我差池，畢境若得不合之配，則吾心不安。姑此無論，母親精爽苟有所知，亦必為之悲憐矣。曾

聞貞玄之言薛氏女子貌才兼全信斯言也無愧於為桂兄之配也若為桂兄定婚於彼則他日我雖歸呂家我心小安矣欲為此兩事願有疾病暫留此地一以免呂家之強逼一以探薛女之動止而無可接着之所是可憫也朱氏曰小姐反以桂官人婚事為念可謂厚矣小姐必欲留佳於此則牛鳴之地有便好之處先夫人臨終以蘭芝多功榮許令適人蘭芝為開封府富商趙姓人妻而家計頗饒云帶來奴僕中必有知其家者矣小姐聞而大悅問於家丁家丁告曰蘭芝居生於大板橋之頭矣小姐與朱氏相議許多奴僕送歸本家使朱氏寄書於賈氏曰小姐傷於行後未能前進不得已奄留於中路為尋匿向乘之計呂家有問以此答之小姐與朱氏寧奴僕數人至於蘭芝家蘭芝聞小姐之來倒屣出門迎謁轎前洒掃正堂以奉小姐叩頭而禮畢退與朱氏相對接手交膝討論旧情泣陳夫人春恤之思汪然下淚蘭芝跪曰問因甚事而辱臨於陋地耶先生問里襟溢門巷小婢恐福過而灾生也小姐曰適有事故來到汝家我之來此慎勿傳播於人也蘭芝拜謝使其子女羅拜於前曰此先夫人厚德所及也小姐問義陽郡宅汝其知之乎蘭芝對曰越彼大路則可見其園林矣小姐曰我聞其家有處子而方為未婚云未知已有定處耶蘭芝曰小人常出入於其門下故習知之矣其小姐姿色才品似我小

姐而郡主及小姐酷好詩文擇婿以才與貞為主雖有好文章
非容貌則不取也雖有美容貌非好文章則不舉也必得兩
全者而後方欲許婚兩全之人豈易得哉郡主所患比來甚煩
小姐婚事必欲速行拈出一題以試群才應製之人雲擾蜂
鬧郡主親自考閱以定優劣而庸技陋品豈逃於郡主之
神鑑乎日閱千篇終無可意者尚未掄揀矣荀小姐聽畢
徐思曰彼欲考較其才我雖以桂兒為有李杜之才潘衛之貌
不見其詩文則必無許婚之心矣謂蘭芝曰汝復往郡主宅
覓題而來我之留此切勿出口蘭芝唯而去大抵薛小姐名幽
蘭自幼聰明英睿精通文史非特其秀才手容獨擅於天
堂貴族之中矣無他子女只有小姐儀賓夫妻慈愛甚篤欲
得才貌如小姐者而為配求之列邑訪於諸族亦通於梁王妹
大長公主廣選於京城才子而未之得矣儀賓下世三年倏
而幽蘭之年已過二八月郡主為幽蘭創一閣揭號曰翠香
閣其幽閒瑰麗不可名狀郡主謂侍女等曰他日定婚當行禮
於此閣矣嗟乎儀賓若在世以此為題閣使採觚之徒各為賦
詩就其中而拔其優則擇婿之法無過於此而今我即深宮寡婦
也何以求天下之奇才乎郡主此言蓋偶然而發初無深意而奴
僕互相傳播達於遠近開封府城中少年艷小姐之姿色慕郡
主之富貴妄出非分之望徒勞無益之求賦翠香閣三字

如大庭親策之題或拙山寺或接問舍爭巧闢工累牘連章才拙者借手於人而沾焉餘馥厚賂蒼頭因緣投進奔逐雜還石試場黃昏納卷之舉子也郡主與小姐一鑒別分其等第其文非浮薄則俗非委靡則野真下里之唱也邯鄲之步也郡主曰才難之歎古今同然何必責備於人乎擇取三篇置諸案上欲以其門戶人物參商互量黜其兩陟其一小姐告於郡主曰此篇雖似稍優而善者儒談經書之義無一字活法生氣何足取也郡主笑曰秦少游宋之文人自謂吾無蕭氏兄弟則當獨步於天下也吾之眼目高則他人之文不得不卑也非此詩之卑也汝眼太高故也小姐自見桂生之後悅其貌而愛其詩自不能忘于中而不省其何許人也惟置於心目之中已而雖母子之間不敢發說於是小姐私遣乳母潛囑於女冠出其篋子掛於三清殿上以訪作詩者之姓名而終無喜報小姐自此情一切徒勞夢想而已

女子安展作序手

才相如美未風詞

是日蘭芝承小姐之命詣義陽郡主宮中納名請謁敬問數書皮間玉體無恙否郡主曰日氣頗冷曰病轉甚况且女兒婚事至今未定心焉如焚愈久愈熾病人懷事安得安寧蘭芝對曰賤人曾聞娘親院一時才子之詩文欲擇才郎許多篇什之中豈無一介真才子乎郡主曰他郡則未知其有無而顧此開封一府果無可觀之文夫前日請於大長公主求之於京師翰墨之場而尚無所薦以此觀之則亦與此地無異矣蘭芝曰京城及此地雖無能文之士天下地廣人才亦多安知夫遠方人物不勝於京城他郡才華

不倍於此乎賤人之家前臨大路遊學之人科場之士或因抹馬而留或因寄宿而來者踵相接而肩相摩也君得兩命之題揭於客堂則必不無善題者矣郡主私手指翠香篇曰此則題也備言其初建之意以蘭芝記有心即拜辭曰小姐座下忙未見謁後當乘隙而更進矣歸以郡主之言白於小姐以翠香閣三字呈之省小姐臨題一吟文思已如水湧雲出遂握筆做玉子安滕王閣序構成一篇淨寫於華牋三未書洛陽桂一枝以授蘭芝曰明日須以此文納於郡主而君問其撰述之人須以桂家表兄答之君問其行止汝答曰桂官人遊學於浙江方還河南中道有病調治於汝家可也蘭芝曰當如教矣因告曰桂官人方在何處而今日小姐為桂官人作媒抑有何意耶小姐曰母親遺命汝亦奉聞而事多魔戲素志不成我欲為桂兄薦此美娘以酬平日之厚誼爾蘭芝細聞長喟曰天不助耶人不臧耶嗟我吶我小姐又謂曰桂兄去春必赴於河南鄉試而終無來聞恐桂處士或有病患而桂兄不得雅側不然桂兄必身有疾恙而不得來矣蘭芝對曰前者小人家客人等技見鄉試榜眼小人偶爾見之則南京鄉試壯元桂一枝九字分明書填而桂相公必就試於河南故小人以為必有同名之人不復致疑矣今因小姐之言方大悟矣桂相公必入籍於南京魁於鄉試矣小姐大驚曰汝言不爽矣桂兄必魁捷矣必不以一時客遊之故入籍於他郡想入於國子監仍以赴舉也耶送人於書肆買來各路榜眼則桂生果為第一於南京試矣小姐憂疑頻釋喜形於色明日蘭芝擎其華牋而往于郡主宅因侍婢通告郡主與小姐同坐召蘭芝入蘭芝跪進其文郡主拆封開箋問曰誰所作也蘭芝對曰姓名書於紙

尾願娘先視其文而後問其根派若其無足可觀則其根派知之何用也郡主笑曰汝言是也遂忙手展見筆法飛動眩輝映人眸而奪人氣也郡主及小姐十分驚動其序曰

銀漢滌源浸百世以流派 大城星羅建諸侯而聳崇

玉牒衍慶序九親以分支 芳甸繡錯裂脾壤而疏疆

粵惟梁國之雄藩 侯拜啓籙樂千一之休明

寶是周家之近族 甥館卜賢秩百兩之盛禮

陰洞烟霧迎信陵之舊墟 貫朽土委寵京隆於銅山

沁水園田割汴京之新場 明珠斗量富可擅於金穴

吹簫向月鳳隨風於璇霄 惜乎鬼積之隨至

鳴珮朝天馬如龍於香陌 居然人事之已非

寡鶴臨圖認旧伴而誤嘆 歌舞烟沈淒涼羅綺之隊

離禽對鏡吊孤影而自悲 冠蓋雲散寂寞榮戟之門

嘆光塵之已消 鄧伯道之八地終無一男

慨諸業之雖主 蔡仲郎之傳家只有孤女

柔儀有範清新咏絮之才 曉彼暈飛之殿閣 翠氈

秀色正研窈窕看花之態 展也燕寢之忻懽 彩椽

玲瓏移未支機之石 朱拱出雲影抱板橋之野 綠陰

照輝鄧畫連理之枝 碧瓦映日驚破鸚鵡之夢 芳林

低檻冉而斜暉 繡被錦褥帳月娥之孤棲 屏間彩雀虛

簇池冥二而晚霞段 畫燭瑤床跋天孫之遊會 樓上金鈴竟

彈衆客之孤 一枝 才非吐鳳 貌不踰人愧潘衛之風彩

八何人之手 志切屠龍 語非驚世慕李杜之文章

窓前六絳詎憚三冬之苦 鏡裡花枝曾識春風之面 大

沙上七字莫和千樹之詩 海中波浪難捉明月之形 華

痛煌二瞻紫府而矯首 未登梁園之選 拱此而已

構翼二望彩雲而翹心 先題膝閣之序 拙工何論

郡主一邊吟詠一邊稱贊曰此文清新俊逸字二珠玉句二錦繡誰

家才子有此奇才見紙尾曰洛陽桂一枝郡主嘿念曰洛陽距此開

封府不遠與之結婚尤甚便好更把筆戲大讀一遍曰王子安一千

後始見此才雖不能高出於子安之上亦可以雁行也問於蘭芝曰此

人容貌妍醜如何其父誰也汝其稔知耶蘭芝曰小人年少時為河南

荀侍郎宅侍婢侍郎友婿桂處士名冬榮即此嚴父也言其門

戶則蓋冠冕之大族也語其容貌則雖潘岳不能過也此官人方

魁於南京鄉試未歲得第如反掌也郡主大喜曰南京壯元果

是此人則吾之擇婿只在於才與貌兩件而其才此可驗矣其貌汝既見之

汝必不瞞吾矣况其見文章如見其真更無可疑當年定矣又曰年

歲幾何蘭芝曰十八歲矣郡主曰長女兒一歲矣心切快幸而命侍女滿

酌金鍾以賞蘭芝時薛小姐侍郡主在側雖無一言喜氣溢於眉宇間

小姐睨視其父有曰鏡裡花枝曾識春風之面乃靜思曰此句頭有曾見畫

像之意得非玉清規題詩之秀才也耶其時我雖不能詳見其人而尚
依二然宛在睫間今君見庶可下矣而何可得也乃改容歛衽告於郡王
曰此文之妙實無對夫母親之言亦可信矣猶不可無疑者科場之規極
其嚴截借述代作者俱有罪罰國家猶不能禁抑此秀才亦安
知無此事也且男子自如其心者絕必備珩之神秀玉行之色美陳平之如
玉鄧通之如花艷則艷矣矯則矯矣而求其心則不如其貌何必面如傅
粉唇若抹朱方謂之美哉惟母親更加詳審焉郡王惺悟曰我未之思也汝
言審美蘭芝曰小人目覩此郎探筆述文風樞俾馬不足以諭其疾也
且座上無人對坐者可保其無詐矣自在洛陽多士無不推讓公卿無不
道豈依擬畫畫蘆鴈影於牆之輕薄子比哉郡王曰汝豈不信時以吾事
甚重矣寡婦之家雖無對客之人吾欲一請親見其貌而後方肯定矣蘭
芝聞之心甚悶然強作而對曰是亦不難但其秀才病勢頗重恐不
能躬詣門下矣郡王曰雖然汝須傳此意俾待差復可也蘭芝累度周
遍亦殊殊帝乃曰汝當如教矣即退歸以郡王之言報于小姐小姐笑曰文
可作也身不可出托辭身拒果誠如何一信悶縮不知其為此後郡王日送
蒼頭問病勢之輕重蘭芝但曰相公患候彌留方調治於內房不得與外人
相接矣於焉之間時月荏苒日歲將盡矣郡王以婚事之遲滯日夜悶惱
曰桂郎之病想得差道而一而補托終不出頭何也催促甚急小姐自度曰
相持已久彼疑轉深吾不一出事將不成必為桂兄以竟此苦矣與朱氏
蘭芝相議送人於市上買取僞生巾服最淨潔者着之乘輦輜率僕

隸詣郡王門前呈名帖郡王大喜迎見於翠香閣十隊侍婢分立欄頭鋪錦茵捲彩箔薰水檀沈香列設紅瑤床一見可知其室親貴介之富貴也小姐進其簾外拱手拜郡王答禮於簾內坐定舉目而見恍惚若白玉初出於藍田明珠始輝於蒼海祥光襲人瑞彩燭天郡王暗潛嘆曰世上豈有如此男子也是固幽蘭天定配也欣喜之心不能定使幽蘭乳媪傳曰前日聞有微恙而貴體不寧今有勿藥之喜多賀也省小姐避席對曰伏蒙貴王下念賤疾少愈而向未久在床褥累稽召命惶恐惶恐郡王曰前者奉玩清製裝雖婦人暗劣之見亦知其為王子女後一人也荀小姐起拜曰曷拙之文仰塵清鑑已不勝其榮幸而今日又荷盛獎感愧良深郡王曰先生一首又欲得覽幸先生毋讓焉以春景為題韻則擇於翠香二字中如何荀小姐暫讓旗止披展拈毫八人之頃製呈曰

君說仙凡兩渺茫何緣宋玉賦高堂來時八月天
榼水垂處三清桂樹香屏影乍開金孔雀池紋渡浴紫鴉鴉
獨憐故里梅花夢橫笛高樓正斷腸

郡主覽畢亟稱曰雖開元雅韻幾以加矣但未句似有緼結之意未知先生有甚懷抱耶荀小姐曰小生曾在洛陽與荀家表妹有結親之約指青天為定君之高矣意外見奪於權門佳緣莫保性命難全而猥荷貴王之恩愛有若腋生羽翰身登青天彼此苦樂到此相懸念及前事情見于詩信來謂謂不可掩者也郡王曰先生可謂多

情之人也密使侍婢送其彩箴於小姐時小姐從簾隙窺見新郎
文章容貌兩全而及見此詩尤吐其喜可知矣薛小姐曾於玉清既
見桂生一送秋波可卡其真傲而蓋當時瞥眼者過易忘難記且桂翁兩
人形貌一樣是以薛小姐終未能分別而亦其清篇奪目麗什漾清如荷
上珠露搖蕩而不定故也

迫事勢不得已從命 露手脚故為此道辭

頃之荀小姐請退郡主曰家無主人殊失待客之禮老婦誠不安矣弟有
稟議事願先生小姐於外堂及出小姐乳母傳語曰未忘之人為小女擇配
甚廣而未有如佳郎者且老身多病將不保朝夕先生若不以門戶襄
微小女之陋劣為嫌速行納幣之禮毋令失望也荀小姐曰自知賤品
不合高選而終以厚禮許以令愛榮輝極矣涯分過矣唯微嚴命不宜虛

徐而但老父方在浙中未由稟告人倫大禮恐不可自專也郡主復曰夫禮
者有經有權亦道經亦道以經合權古人不云乎惟先生更思而處之荀
小姐潛思曰欲留於此地則歲跡之人不可久稽欲通於桂兄則數千里之程往
復未易桂處士素有大度不拘小節若知我為表兄定婚則豈不以為快乎
對曰是事極知於禮不可而事已至此勢不護已親迎則當待父親之命納幣
之儀當教權行矣又曰我以貧賤之士方在客中幣物實難如禮當以此意
告之乳母喜而入俄而出傳郡主之言曰婚姻論財有傷風教古人有以荆釵為
幣者惟先生安且速行又以郡主之言曰論之曰村舍必多沮潑敵家客室不
甚陋惡若搬移行李未住於此則凡事皆穩便矣荀小姐對曰尋春到

此雖極感荷淹留於此處於義無據恐不敢承命矣郡主又復曰今則先生既非外客待老身何疎耶如以容堂為非便則有一區花園距此稍遠而中有小軒亦頗淨潔先生若移寓於此則供給之費老身欲以躬自當之矣荀小姐看男子巾服之美起居不妄動靜有妨歸心如冰不可復過且久留則或恐手脚透露自取顛沛拜三苦辭而郡主既以至誠挽止則向違拒亦欠禮儀以為姑留數日托以急赴於會試脫身而去則瞻盼可掩蹤跡無痕豈不妙哉乃曰感念曲至私情何論遂處於花園別堂潛通於朱氏使小鬟換着男服來待小姐以供洒掃之後荀小姐行中無非釵釧及金銀首飾等物而男子行囊不且有婦人服飾一物不肯取來而箱中所藏端川石硯一匣玉獅子硯滴一坐青玉筆床一部盛於漆函以為幣物卜日備儀送于郡主

宮中郡主見而大悅曰此物實合於吾女兒也以給燕蘭俾為日用之物薛小姐亦稱愛之時荀小姐既以筆硯為幣撫心自憐曰此硯兒時與桂兒共作文房之用而今者忽為薛家之物凡萬物各有其主因緣皆在於天豈容人力於其間哉吾近來數月彷徨於路上晝思夜度心勞意悴者皆以呂家之故也桂兒之緣庶可成而不知我之前程終如何也慮及顏色憔悴不禁衣袂之盡濕也郡主表暮之年疾病彌留無日不呻而自定小姐婚事冒熱觸風受傷不小且荀小姐飲食衣服及酬應接待之物必身自看檢不憚勞苦精神漸耗宿疴添劇氣息綿緩將不得撐過日月一家連醫治之方靡不用極終無分才之效郡主深慮又使小姐之姆傳語曰老身死日將殮而女子他日仰望得人今雖入地豈有餘憾但

一朝奄忽未覩盛禮則天荒地老此恨難洩望先生速行親迎之禮以慰
 垂死之人荀小姐方欲托以科事歛延而退猝聞此語大生懼惟欲阻撓
 計沒意感危曰貴王玉體雖未平寧神明所扶可期無虞稍待蘓虎後
 容詳議荀小姐亦答雖甚死轉郡王本意必欲速行且平皆言家間苟有
 喜事則病慶必當自消郡王之意萬口難回荀小姐困於強偏不能自支
 乃自解曰當初定婚太遽既以納幣親迎一辭終若卒拒則終不能成說
 不得已代桂兄之身行奠鴈之禮徐見事勢終當抽身亦一策也對曰不告而
 娶古罪不誅而舍經從權在義不悖何敢自是迷見強拂盛教于孔母
 入告於郡主郡主喜曰明日即正月初吉不必擇良辰以明日定行大禮可也大
 小婚需一時皆辦翌日荀小姐儼具新郎妝束乘彩紅大轎笙簫鼓

樂擁前衛後自花園至翠香閣行奠鴈禮與薛小姐交拜畢就寢
 房相揖定坐荀小姐下開帷眸見薛小姐綉綉之嬌態難狀玉清

畫中之像猶未盡形容夫荀小姐自念曰此真桂兄之配桂兄之妻宮果無欠
 夫若與此同事桂兄豈非人間快活事也嗟乎命與仇謀宿願已外誰
 言有志者事竟成乎我為桂兄竭力謀思而事機輾轉已至難處之境
 誠可笑也萬慮纏繞恒不樂而強作好顏實悲伴喜與薛小姐共對酒饌
 終之盡歡薛小姐睇視新郎自念于心曰婦女子事人而今新郎之嬌態如此我若不
 解文字為桂郎之妻豈不自愧於心乎是夜就床同寢垂合歡之帳圍簇金之
 屏聯食并枕穩度良宵天明早起盥洗一獲夫婦齊眉接武人候起居於郡
 王拱壁之交暉也彩鸞之心翼也郡主喜極揮淚而言曰度影獨留於人世獲

觀今日之盛事悲喜交至無以為懷他日地足以有辭於儀賓雖令就
 先豈不快哉又嗚咽曰惜哉儀賓君在嘉悅之心當倍於吾矣遠近族屬多
 小侍膝無不交口稱頌上手慰賀矣大抵人之疾病由氣而發壅滯則添重
 疏暢則小愈郡主自經小姐婚事滯思踈而和氣散危喘更贖枯形更復病
 勢日益羸減宛如平昔家中莫不歸福於新郎而平下之說亦不誣矣荀小
 姐歸意益挑如坐針氈而成親數日遽爾告別非徒不忍於人情拜辭郡主
 亦甚缺然且與桂生相雅以未詩文無與相議者自憐失侶之鴈每求友
 之鶯蹠_二依_三身無依加以婚事緯繆身世悲涼撫跡與悼顧影看嘆
 沉夏未紓好懷苦鱗而况親庭消息久隔天石之間呂家惡緣難_二網
 羅之中一念較_二千愁傲_二畏約之心羈旅之恨實無以自遣而以辭小姐星

昨月頗對之則忘憂蕙心蘭情接之則起敬論詩則眼空千古語事則
 智周萬物雖結伉儷之誼亦有朋友之情繡帷香閨寢處與共月夕花朝
 佳句相酬暫偷一時之閒頗忘久客之苦君莊周夢為蝴蝶相_二然飛而不
 知其周也一日二日遷就未失至情所在勢固然矣雖然男女相及陰陽自別
 鸚鵡雖能人語不雅鳥也獼猴雖假人形而終是猿猴不可蔽人耳而掩人目也初
 則一家以郡主所患蒼黃擾攘未及覓察故荀小姐得免他人之疑而蓋
 男女之間大慾雖存情義未熟面目猶生則猶不無廉恥之心愧澁之態及
 其同寢之後共饌之久則自然有歡昵之私固人情也荀小姐雖_二掩迹巧於
 迷人傍觀之惑烏可免乎左右侍婢微察氣色晝則雖似情密之夫婦夜
 則還似分踈之主客薛小姐乳母不能無疑於心竅問床下使喚之小了鬟曰甚

小娘與新郎就寢床之後有何言語耶了鬟曰相公與小姐日相對共討
文談而上床之後雖未知其所寢與否別無酬酢之說話矣乳母憂疑轉
切以此意密告於郡主郡主大驚曰觀渠兩間表微之色似有相愛之至情而
汝言如此極可憐矣桂郎氣質清弱得非有疾病耶郎指小姐恁屏侍
人以乳母之言詰之且曰情莫大於母女親莫重於母女汝設有難言之事母隱
手我小姐兩頰微紅不敢仰對良久始出如縷之數告於郡主曰母言是也郡主駭異
曰夫婦之情始雖慎密而終不可信也桂郎宴角之初猶尚如此百年偕老何可
望也小姐曰桂郎之情果似鄭重而不知其間有何故也郡主曰然則汝未可以善辭
婉語試探其意耶小姐曰此非可問之事何敢開口乎郡主曰夫婦之間雖有其
此者何嫌之有小姐曰母親雖令人地亦不敢辭當觀勢試之爾是日之夜兩人
對坐薛小姐含語不吐疑思如癡忽開硯濡筆毫細寫絕句一首於小牋即低
首不言如不容苟小姐心切恠之轉身就見其詩曰

月暗香消午夜鐘

朝來宛轉桂臺側

鴛鴦相并睡花叢

一點依然臉上紅

荀小姐吟咏頗久以為可笑以為切悶即步其韻書於紙尾其詩曰

秉燭留連到曉鍾

東君待我重來約

病來無意賞芳叢

莫遣狂風罷軟紅

荀小姐巧歸好語而言曰娘之致趨固其意宜而我之本情則無他意也當初
必欲稟告家親而後成禮矣岳母於病中命之曰我欲速行大禮者欲以托孤
兒之身世欲以保寡婦之門戶也非出於兒女子之私情也蓋其所望者重所

慮者深尊命不可違感禮不可孤不得不勉勉成婚而顧念今日之舉實
 犯專輒之罪甚失人子之道自首于心有覲其面舍大義而強行親事蓋循
 從權之命也與娘子不同寢席欲表不安之心也豈情義之薄恩愛之疎
 乎此外亦無別樣懷抱娘子後當知夫薛小姐對曰母親過慮令我微探
 故不得已以詩句示意而令人羞愧直欲死耳願郎君俯察為母之故曲諒
 非我之失句以妾之過濫為罪是所望也語罷躑躅不能起久而後入告此意
 於郡主郡主曰桂郎所執者禮也所托者義也不可強為之外歸然少
 年夫婦當皮各寢吾恐其情義之淺也小姐曰桂郎又云此外又有隱懷
 不肯吐說此言必是托辭也郡主驚曰恠哉有何可諱之事而夫婦之間隱
 而不教耶乘機一問未為之不可也小姐曰桂郎常時對人言笑自若待處
 別往一恠恠時一吐歎有君不勝憂愁者然笑人迹近前則輒改容藏
 悲強出和色其中深淺未易窺見也小女之意當初桂郎詩中橫筆高
 樓正斷腸者有無限思人之意或恐因此而然郡主方悟曰我固忘也若然
 則汝之前程尤可慮也小姐曰雖如此如彼徐觀前頭事可知矣

冷伉儷洒血滂淚

生面目爭真姓名

荀小姐此後踪跡難便去留拘碍而事端將露狼狽可慮過數日後告於
 郡主曰會試已迫將欲觀光矣郡主曰此去京城不甚遙遠雖徐行亦未
 晚矣荀小姐曰入京之後當備料場丸具令雖嚴行亦恐太緩過試後即
 當回還矣郡主亦日望桂郎之得志也故不為強阻路費留資及料場諸
 費齊備給且命家丁十餘人使之陪送荀小姐曰鞍馬減頓不如舟楫之便捷

欲取水路而去不必多人且帶來奴僕足供使令何必多牽騶僕被人指
點郡主累勸而固讓却之遂告辭於郡主郡主愴然揮淚曰自得
賢郎慰此老懷郎今遠行奈此別意何春園大捷指日可期賢
郎捧花早歸使門闌生色也荀小姐俯首而聽退歸寢室與薛小姐相別
薛小姐新婚之餘遠別之情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荀小姐自念別太遠再合
無緣身如瓊毛彩羽未知竟入於誰家籠中悲死生之永訣愴音容
將阻芳魂暗消柔腸寸斷不免嗚咽之聲自出於口也遂把薛小姐玉
手曰人事未盡科第難望而既奉燕解不容中廢茲與娘子以此遠
別情不自抑淚亦自墮在人亦謂丈夫非不淚不洒唯別間者誠虛語
也薛小姐掩羞而對曰遠涉江湖慎加餐飯荀小姐留別薛小姐到蘭

送家與朱氏說盡向來經過之事改着女服將欲離蘭芝跪奏曰小
姐作此一場戲事而他日郡主宅裏有所問何以對之乎荀小姐曰事多倥傯我
未及思也郎書兩札付授蘭芝曰郡主尋我不得必詰於汝之項此書納之與朱氏
共舟向河南本家此時呂生得其父書有曰荀侍郎為之許婚汝自擇吉行禮已
甚大喜使家人往探荀小姐消息則家人還報曰荀小姐已向京都矣俄聞荀
小姐於路中見侍郎書簡還歸本家矣呂生方欲卜日而報之已而又傳
言曰荀小姐病滯路中未及還矣呂生旋切憂疑日間小姐之還未而未得
的報恐小姐為度詎之計日夜深念遂走家丁探問於沿江道路舟人等皆曰
荀侍郎宅內行方欲調病淹留於開封府城中矣呂家蒼頭轉向府中通
求廣詢而終未得尋蹤還報呂生呂生大怒此蒼頭更敢急送他僕忍聞荀

小姐已還夫三喜不自勝遂擇吉日使張婆傳於荀家小姐聞張婆之到門使侍兒招之張婆拜於堂下仍告呂家擇吉日送單之意小姐徐答曰呂丞相及吾家嚴親皆在遠地呂公子以為更有何人可主婚事而擇吉如是促迫耶張婆對曰丞相與老爺曾已定婚通於公子使即行禮故公子日望小姐之還故老爺亦豈無書於小姐乎荀小姐對曰父親書中雖果及此意而父親方在死生之境來頭之事未可逆料小女恨不能以身代之方為滄海度日欲以死報生我之恩人子至情何暇念及於婚事乎父親罪名未盡仲靈則雖過十年夫不可從也語畢神色凜然張婆自知其無可奈何歸報呂生呂生極以為悶而計無所出使妾辭之媒婆或負之以勢或愚之以誠而荀小姐始終堅守不動散色斥之甚嚴揮之甚確呂生計窮思竭

莫知所為奉書於其父惟望速得荀侍郎之還朝矣時桂生雖因父命入於國子監自七月免捷之後有旅消息如屬弱水心緒繞結不可以解復請京師之行

少人曰今汝往河南自河南轉向京師則可惜光陰當虛送於路上矣會試科不何時可做汝之文章雖有才情尚欠純熟且徒恃小才不習科業即汝父之所敗者此汝須以乃父為戒專其意一其業處於深山靜寺或讀經史或習詩賦一鳴驚人豈非大丈夫之事乎延視汝神思忽忽氣色凄凄若有係着之處是必荀家女子之故也荀侍郎本無識見且多俗態自當初入嫌吾家之貧實不遵亡室之遺言况與呂相結婚已久豈肯舍丞相之富而取寒士之貧哉荀家之好緣雖絕書中之玉女可得汝須慎旃無失身於桂生承此訓誨何

敢不從此勉自寬抑安心讀書自有對案傷神掩卷流涕而已轉頭之間新春已屆桂生正欲收拾行裝將向京師適會魏公移拜兵部尚書駟召甚急魏公與山人同行山人曰吾老矣無復有斯世之念歸守弊廬乃分之宜而非但與之分路情所不忍且與况子偕往則必絕望於故鄉而守心於科業夫三人一時西行及至洛下山人僑居城中遂送一枝於京山守使之繻繹舊業矣已而入場較藝桂生三場之次皆點朱衣之頭榜出為第三名聲華藉甚時義陽郡王欲知婿郎之得失命送蒼頭探其的報薛小姐付一封簡數襲春衣俾令刻日回來蒼頭入京科榜已出矣歷遍街巷訪枝所在一人曰桂老爺已點龍額方在壯元榜頭汝何以相公呼之耶蒼頭知桂生之決科大喜曰桂老爺即我主人婿郎也其依慕在於何處耶其人曰方在於朝陽門內第三街頭矣因指示其家蒼頭即至其處時一枝偕穴坐蒼頭呼門童而語之曰我郎開封府郡主宅奴子也須速入告於桂老爺門童不知其何許人即告桂生桂生曰其人必尋他人而誤到此也弟更問之門童出言於蒼頭曰吾桂老爺於開封府本無相識之人必有與吾老爺同名者而汝誤訪也蒼頭曰老爺姓名桂枝耶門童曰然矣蒼頭曰桂枝老爺耶吾主人郡主娘之婿也豈有誤訪之理乎門童笑曰吾老爺尚未娶室信有同名之人也蒼頭曰吾桂老爺本以洛陽之人去年為南京鄉試壯元正月為吾主人宅婿郎而要見會試頃入京師汝何以曰誤來耶門童聞其言皆有條理殊以為怪以蒼頭之言告於桂生桂生父子一時大笑曰此必狂人蒼頭立於門外聞其笑敲心

甚悶鬱而高毅曰吾小姐亦送書封衣服皆在於此伏望老爺暫時出來
桂生聞封書衣服之說又撫掌而笑欲見其狂人狀曳履而出時日將
曠黑不能卜人之容且桂生面目本與荀小姐一般蒼頭趨進拜謁奉納
一封書曰此小姐之札也桂生曰我曾不見汝不知我而為如此可笑之狀何
也蒼頭仰面詳視大驚退立曰其人果誤指也此老爺寔與吾家相公彷彿
日君愈黑則不可不矣仍伏地曰敢問洛陽桂一枝下處在於何處耶桂生曰
固是也蒼頭掉頭曰老爺無欺我也老爺雖似吾家相公小人豈不能解見
乎即出而去又遍訪桂生依幕行路之人無不指示而千人一言萬口一談皆
渠所到之家也蒼頭終不覺悟狂馳疾走正如盜狐之人中夜突奔
棘林山谷之間冒夜顛踣心疲足蹙而莫避其形影待曉還故

此時北夷充斥侵掠邊頭天子憂之將擬出師以魏公為大將往
討之魏公受命摠戎又欲與穴偕往而恐穴不肯躬來思穴山人遂
語魏公大喜同出北塞山人累建奇策大破胡騎斬首萬餘級亦
獲牛馬駝駱軍資兵兇無數胡兵奔走救死且遇劉督都大軍
延襲大擊虜獲甚多兩路軍齊奏捷書天子嘉之以魏公為首功進
拜太子太傅劉都督以下諸將以此論功丞相奏曰尚書王國臣侍郎
荀景華以白衣從軍俱有勲勞仍舊錄用以勸他人天子許之即下
詔各除本職一級荀公亦拜光祿卿隨諸將士同時還朝天子召見魏
公親褒大切魏尚書帖席奏曰此國家之福諸將之力小臣何功焉
臣之親友桂生傑郎河南人也有文章多智略臣引為參謀資其

妙算累破賊陣終成大捷臣不敢掩人之功謹具奏達矣天子曰使抱才之人
虛老草野此有司之過也詔吏部除清安之職吏部郎拜監察御史
人曰我本無意於功名兒既得路於青雲奔走薄官亦足羞矣上表累辭
言甚切至嘉其辭退之郎許述其職名命加優賞以酬其功時荀公入
京謝恩未見火賀父子俱享顯榮且見呂丞相謝前後力救之恩承
相曰皆出聖恩安用私謝且公出征之時幸許結婚即通於小子使之成禮
小子以此意報於令姐則令姐曰父親方冒危遠邁人子之情敢言婚媾
之樂事乎堅執不從小子欲就議於老父方在膝下令公既還朝而小子
年方十九令姐亦過二八惟公速定婚事無失芳時荀公曰小生其時走書
於女兒使郎成禮矣不用及命終始固讓宋未知矣令公子侍相金側率來
小女行禮於京第則无好矣丞相曰尊言可矣荀公還家即裁書於小
姐使與朱氏上來時荀小姐聞桂生之大捷及荀公之還朝一喜一悲深用
自慰即備兩書命家僮送矣俄見父親之書方欲作行已未幾適
患小恙姑待差復矣

發書緘似夢新覺

薦禁离以德教恩

一日荀公官閑無事邀火父子進酒饌話情素荀公見稜顏容豈艷比前尤
美氣度不凡風彩襲人時啓如紗之唇以吐懸河之談言如貫珠鄉音如叩玉誠
穎悟超羣之才早歲占科將成大兒荀公倍歡愛恨不結婚不勝悔懊之心矣會
家人進一封書曰家丁自河南至矣荀公受而拆之有三四張書三札則荀公自見一札
則擲置座傍覽畢回見其一札則曰納於桂火老叔座下荀公即傳桂火火拆

見其書曰

小侄省織素百拜頌首謹于老父叔處士案下一別尊顏歲月累換瞻慕之誠欲言則長伏聞表兄大捷荆園榮輝煒燁此天之所以報施於叔父也門闌之慶行路亦稱而涇角遠復未由獻賀下懷悵缺何可勝達小侄夙蒙大人教篤之恩義篤師笏情同父母所望者此身他日或有報德之路矣小侄誠微命薄事不如意此神明降居于妾身也言之何益恐之何補然小侄曾過開封府偶聞薛儀賓女子之淑美欲為表兄作媒違留累日密問細探則其女子之姿色德行世罕有者當稟於大人而往復數千里之條恐必為疾足者亦得故小侄不得已看男子之中服借表兄之姓名既納幣之儀又行合卺之禮萬一薛家子女有一毫未盡之欠則小侄雖被濫備

孟浪之責而亦有心矣孟欲以酬大人之德而答表兄之情也薛女君侍大人之膝下獲蒙撫愛之私則小侄死無憾矣惟大人命送媒約亟成大禮拜謁之期天地渺然惟神靈而己春寒不盡千萬保重

山人見畢嘆曰我只知織素才貌之超世而已豈知其義氣高出於大丈夫乎與荀公一枝同覽而荀公亦嘆悵不已枝微二淚滴嘿無言次曰薛女才貌雖下人等侄女端厚思實不可辜况侄兒之慧心英眸決不誤見以此意薛女與荀侄其必無異音竟雖與織素未成佳緣亦可以終得美配矣然侄女之情事殊可憐也仍嚙啼數聲荀公頗有不平之心不能成酬酢之語也山人忽然怡笑曰前者有一箇蒼頭自稱開封府郡主宅奴子而尋其主人婿郎誤到於吾家吾以為狂易之人今見侄女之書果有苗脉也一枝曰小子其時見其蒼頭言語舉止非病風

之人是日三人歡意遂但急輟盃盤火人父子別荀公而來中道過魏尚書
魏公我正欲訪元美遂并轡來到火之寓坐定魏公曰曾在浙江為令郎
語表茅家婚事元言當觀荀家之形勢可否矣今聞荀家之婚已屬
於他人前日之約欲踐之耶火曰小茅方欲躬造門下仰請婚事火忽有
意外之人為之納幣於意外家已久老先生盛教恐未仰副矣魏公愕然
曰元君與荀家結婚則小茅宜無一言不然元何負約如是容易耶火曰
此間大有異事非小茅之無信也先生覽此則可知矣仍有袖中出一紙書
以獻於魏公荀家女子有此至誠其言何可不從乎魏公未及盡見輒有
驚之色俄又大笑曰桂兄以吾表茅為誰耶耶開封府薛儀賓也荀家女
子偶於路中聞佳女之秀美能為如此之作備耶荀娘可謂女中男子也

火人聞魏公言益喜之此時薛家蒼頭未及還歸而郡主得見會試榜眼則
女猶桂枝為三榜壯元而三種桂分明掛於朱衣之頭喜氣滿家歡聲動地
郡主小姐之慶已不可言而親戚村閭之獻賀者盈門載路矣已而蒼頭
至歷舉入京時所為顛末一臚陳郡主大驚曰汝言果是真的則新
及第壯元桂枝非吾家婿耶耶天下固多同名之人但恠河南府豈有
兩桂枝乎且南京鄉試豈有兩壯元汝錯認而未矣蒼頭曰小人不惟
往問於桂相公之依幕長安城中無數軍巷何處不到何家不問而有口
者皆言老爺有手者皆指依幕矣郡主大疑丰餉深思曰桂郎頃在
吾家之時氣意異常無乃富貴之後猝生不美之心將欲拒絕伴吾不
知乎世間豈有如是之薄倖者乎蒼頭又告曰小人見其相公與桂相

公甚彷彿矣郡王曰不然則彼此兩人中必有假名借形藏蹤隱影者矣必桂郎永棄吾女敢以自家之身詐冒他人之形故出面目以見蒼頭也細釋深惟不能摸捉小姐層度曰桂郎斷非假名欺人之輩也此事必有難測之端久則可知矣郡王忽悟曰桂郎婚事本因趙家老嫗而成之招問則自可立乎矣郡命召蘭芝蘭芝來謁郡王方欲說前後曲折矣蘭芝曰有此封書簡娘下鑑則可知矣自懷中擎書以進郡王拆見其書曰

門下得罪人荀織素齋浴百拜冒危抱着謹上欣於郡王娘下小妾織素本侍郎荀景華之女子也此母生時小妾婚事定於同鄉桂處士子一枝一枝郎小妾之表兄也平生自知為桂家之婦矣小妾身命大崎慈母棄世人事亦隨而大變為權門所逼父親不得已許婚

此宿緣淺而魔妖戲也小妾何敢有怨天之心乎然小妾自幼學書於桂處士教訓之恩實同怙恃且與表兄同事筆硯相得於文字之間而君莫

遂之交也今者雖不得以身事之敬恩之心日夜耿耿矣小妾頃日偶

過玉清觀飽聞小姐幽閑之德秀麗之容欲為表兄替作媒妁

蓋昔徐庶將赴趙軍薦臥龍於昭烈君臣男女其義雖殊

君其盡誠而報之心豈異哉初意則欲躬進門下為薦桂兄矣旋

聞娘必欲親試文章以之進退敢以庸才代綴荒詞不意娘幸

垂分外之嘉獎若因此而得蒙門娘之諾則牢定即退是亦自期而

娘又欲親見容貌事誠迫矣路轉窮矣乃敢以綺紈之質冒書生

之冠服以闖閣之跡借桂生之姓名忝入門雖辱被春禮因由小成大小

淺入深心跡狼貝事械支梧夫豈其樂為是事哉誠出不護已也每日念及
令人毛骨踈而愧汗添矣小妾當以言為娘之捧賀矣何則表兄桂枝累
代華閣藝院奇才以子建之文章兼潘岳之秀自謙恭其志也溫潤其
德也誠夢錦之才也如玉之君子也異日君不得仕元探花君未踏金馬玉堂小
妾當扶眼以謝不知人之罪也娘之雖求才於天下不必有賢於此者以此言
之則小妾此舉不獨為表兄而已其於小姐為如何哉况小姐既與桂枝不期而
相見無心而唱和上帝之意未必不在於其間矣豈人謀之亦可為哉小妾君以
此意報於桂枝父子則小妾之言彼豈不信也他時桂枝自致青雲小姐坐享
富貴膺百年無疆之福樂三生未盡之緣也幸無忘媒妁之功焉嗟呼薄命
之危若弱綿此身雖欲更拜於娘之及小姐何可易也回望秦樓如在天上數月

恩愛一夢依稀臨牋淚落不知云謹不備伏惟下鑑上伏

郡主覽畢情悅色沮蘭芝伏地謝曰小人不致違苟小姐之命未能直告

惟娘之生死之郡主曰此非汝之罪也汝須安心更把其書詳見一遍亟加嘆服

曰雖古之節俠何以加此然欺人何太甚耶顧問於小姐曰荀氏書中亦謂不

期相見無心唱和等語何謂耶此時薛小姐方寸潰亂若墜深坑久而對

曰此言是也去春小女往于玉清之時前導導與一書生相詰故小女偶見其

人矣貞賢言其書生題詩於小女畫像簇子而去矣小女偶次其韻題其

尾矣郡主曰汝既見桂生則荀與桂何以不字乎小姐曰誠恠矣其容自非但

酷似荀氏其序文中亦有曾見小女畫像之語故信之不疑也郡主曰既往

之事雖悔曷延桂生既已登第且其容自無異於荀氏云君然則誠

佳夫何取於寡婦之家而欲與之結婚乎前日荀氏之幣幣有不足憑也此事將何以處之耶蘭芝奏曰娘無慮為荀小姐為桂相公之誠可質於天地鬼神桂處士既豈不為之感動而有死持難乎知此婚事可無憂矣郡主聞此言心神稍定似有和平之色蘭芝又出一封小紙納於薛小姐曰荀小姐使小人敬納矣薛小姐開見則非書札細書絕句一首於其下曰小妹荀織素拜拜謹上云其詩曰

嶺外寒梅不及春
自甘零落委黃原
東風院落梨花夢
當續南枝已斷魂

薛小姐見罷柳眉不頓玉筋迸落嗚咽而言曰悲哉荀小姐之情也義氣如此容貞如此而以貞信之節抱哀怨之情以女子之意見言之荀氏不

必托身權門而自捐其生以表其心問於蘭芝曰荀氏書中略舉其際而桂家之約何以肯之權貴之家何取指也汝其詳言以解我疑蘭芝備陳前後曲折具告曰所謂權門即當朝呂丞相也郡主曰呂丞相權勢誠可惧也而荀侍郎以如許之女子欲賣之於富貴之家不思之甚矣薛小姐低嘿端坐若有所思矣告於郡主曰小女兒時陪母親而往于堂都之際見有屏弱公主未知無恙否郡主曰其公主昭德宮萬貴妃也去屏以公主之長成正當下嫁之時方大起宮闈未異花奇草於外方故吾梁府亦蒙^送恠石及收丹汝未知耶小姐曰此宮果為此公主而作也想其年歲不及於小女必未及於下嫁也郡主曰年歲則可合於下嫁而自國家別擇駙馬耶此開封府年少子弟亦必揀選豈無取聞耶小姐曰小

女有事欲議於母親矣。郡王何事耶？小姐曰：荀氏明慧之心，志卓犖之氣，義金誠，服清新文章，艷潔之容，良在古亦罕，而其窮迫之蹤，怨憫之情，言之於悒，見此人危急而不思拯救之道，則豈非荀氏之罪人乎？小女將向京師見大長公主，備借一言之力，援出荀氏之身，欲與齊眉共事，桂生矣。郡主笑曰：汝意雖好，將以何策救荀氏耶？小姐曰：小女欲往說公主如此如此，笑曰：汝以意氣為重，毋於汝邊為世俗之言，難矣。是亦慈愛之情也。荀氏才與負非他人所及，且與桂生結死生之盟，情義本不尋常，汝欲與彼同事，入恐不利於汝也。小姐曰：小女見其人最重義，俠必不忘人之恩，小女處此計，荀氏必欲為小女死，豈有爭寵妬色之心哉？郡主曰：汝意甚此，吾固不塞汝以女子之身，難作千軍之行，以書通意，未有不可。小姐曰：以書札而不如親往，且少緩則計不成矣。歎以明日發行，郡主曰：雖得公主之快語，汝知貴妃之必從乎？恐汝之泄費心力，事不成矣。小姐曰：惟力及盡心為之，成敗非可論，雖未成功，此可實於神祇，郡王亦大嘉小姐之誠，款飾車馬，送徒隸，送小姐入京師。小姐星夜催行至大長公主之第，使閹者通之。公主聞薛小姐至，驚曰：聞方此議婚矣，因何緊急事而作此遠行耶？命宮女迎入小姐，小姐禮拜如儀，跪以郡王之言問候於公主。公主賜坐，側曰：不相見已累閱春秋矣，只切思想而已矣。汝既長成，容負最美，足以慰老人之懷也。汝之母親平安否？汝因何事而遠來耶？小姐曰：老母喪滅之餘，疾病甚苦，而幸蒙娘之軫念，姑此保全小兒來此，蓋因有事而惟望娘之宣力而成就之。公主曰：亦幹何事耶？小姐把荀氏事陳其首尾，且曰：救荀氏之命，副小女之願，都在於娘之言。伏望娘之積善。

而已公至噴嚏嘆曰奇哉是事奇哉是事荀氏方遇此艱之厄而小兒欲以大義救之小兒之高義尤不可量也然我以何言救荀氏耶小兒曰娘三君肯諾則如此如此何如公至大稱曰汝非但有高義智計過人也今二十七日即昭德宮萬貴妃生辰我當入闕與宴得失間當以汝言試之矣因留小姐於宮中至其日與皇親國戚同入內獻賀於貴妃各有珍寶珍寶美饌美大長公主即皇帝姑母尊貴無二且其聰明知識無所不達皇帝益敬信之萬貴妃謝曰賤降之日貴至忘勞辱臨且遺厚幣深切感激公主曰每欲入來敬修起居之禮於皇上兼拜尊顏而老身多病君無情者然尋常悵悵而已貴妃曰欲以書札仰表微誠者久矣延間皇上長在末寧中賤身晝夜侍側自角無暇有計莫遂矣自教

日出臨外殿慶幸局極公至皇太子不幸之後迺無統胤之祥耶貴妃曰賤實有病年既衰違更無可望而只有女才已長成氣血本來清弱日者亦稱有厄故方出西苑不得原二相見矣公主曰國臣民之渴望只有娘二慶之慶身上設有小疾病皇天祖宗必垂嘿佑豈終無誕育之慶耶翁主吉禮定於誰家耶貴妃曰姑無定處欲得似渠之佳配矣公主曰偏荷娘二眷愛誠固不淺茲有一言欲陳而未知娘之意如何耳貴妃曰貴公至何以出此言耶無論事之大小言之淺深惟望明教也公主乃曰皇上春秋已高疾病頻頻娘且無皇子而只有翁主一人而已愚意則翁主吉禮必擇定於尊臣中尊重之家則似合事宜矣貴妃大覺謝而對曰貴主之言誠如金石當白於皇上棟於勳臣外戚之門矣公主曰此言可笑勳臣爵位雖高不得秉政

於朝廷外戚徒享富貴已而不足以為重於娘之母女矣愚意則當今天子之
所信任百官之所畏服者莫如呂承相承相且有子而年未及於弱
冠其為人聰明俊秀當世入娘之若與呂家結婚則雖天地翻覆當高
枕而無憂矣貴妃大悟於心而起謝曰貴主一言能開茅塞之心感激實深謹
奉教矣是夜貴妃以欲與呂家結婚之意奏於上帝曰朕意亦如此後日
當下諭於呂相矣

合卺宴才貌三團圓

探花郎紅白兩奇絕

大長公主知貴妃之已受皇上快樂之言還歸宮中言於小姐小姐僕三拜辭薛小姐
所願既成方欲辭歸公主曰久候之餘幸得相會而汝行甚忙我懷如何以結絕之
意書報於汝母親亦留吾家以慰岑寂小姐承命各修書簡曉送蒼頭此時

荀小姐病勢已差與朱氏同行至開封府忽憶旧事悠然有感傷之意欲見郡
主及薛小姐以謝前日之罪而歷入蘭芝之家問曰近聞郡主及薛小姐皆無恙
而我之書札其時即傳致否蘭芝以小姐去後事悉告於小姐且曰郡主平安薛
小姐曾往京師云而莫知因何事而遠行矣小姐曰薛小姐上京之由汝須不知而桂兒婚
事郡主將何以處之耶蘭芝曰當初我小姐冒稱桂官人時特一書生也郡主尚此撫
愛之不暇况今桂官人已作貴人豈不喜哉但未知桂官人之意為深慮也小姐
曰我之來此欲見薛小姐而告別爾小姐雖不在不可不往拜於郡主汝須先往
報我之來蘭芝受命即往告于郡主郡主聞荀小姐之來大喜先送宮
女問其安否且傳掃席社待之意小姐即至郡主宅前少住同舍使侍
婢稟於郡主曰小妾於門下多有得罪之事赦其罪則當以客禮入謁不

赦則當負刑而請罪矣郡主使宮女傳語曰此何言也惟望速臨小姐不入累
度稱罪郡主使老宮人送言曰此實禮外之事何如是固讓耶耶賜光臨
毋孤懸之望荀小姐遂以子任之禮見於郡主避席俯伏而重謝欺瞞之罪
郡主謝曰寡居之人無所見聞每恐不謹甥館之選誤却女兒之身矣幸賴小
姐之智謀庶幾與新貴結親老身方且盛稱小姐之大恩此豈為小姐之
罪哉茅未知桂家婚事果無可慮者乎小姐曰娘之無用過慮為小妾
曾以此事通於桂處士處士極其歡喜桂生之意亦與處士同而尚未及
下來成禮者蓋留待殿試也郡主聞之積慮頓釋心肝始豁然矣
荀小姐曰小妾與小姐將為永訣固欲別而來矣小姐由何事而作遠地之行耶
郡主曰小女入京之事姑且置之娘子此行得非為覲親耶荀小姐曰然矣郡

主曰小姐所留之札與小女同看景小姐之尚義悲小姐之失所母女相對而之酸
辛夫覲親之外抑別有他事耶荀小姐頓感曰以有他事也小妾之命如朝
露矣空言無補惟娘之更無提起也小妾與小姐同處者年月矣知己之
情有愈於骨肉矣更未相見將作永訣終身之恨更無可解之日矣淚
垂言前華裙盡濕郡主亦不勝悲哀曰小女思娘子之心亦如娘子之思小
女也小女謂我曰若與荀娘子同事一則平生可無未盡之恨不審娘子之情亦如
此否荀小姐長嘆曰此事亦小妾所堪憐而但小妾之身命不與小姐同矣
比之於花或有飛落於錦筵者或有風粘於泥土者人之苦榮榮辱辱亦如
此矣為之奈何郡主曰娘子議婚之家有大富貴大權勢豈可比於泥土乎荀
小姐曰小妾薄福恐不得享其富貴矣郡主曰娘子之心雖與小女相同我亦思之

卓文君不容於茂陵之女而吟成白頭尹夫人見邢夫人而至於滄江此人情之樂免也夫抵一家而同事人者不始則何常有期於嫉妬而終為閨門內劍戟森列祗席之上戈矛各鑿而丈夫恩情必長留於一處織芥之願轉成讐言究密勿之情漸至全踈豈不可信哉古人有言曰妾同居其心不斯言誠然矣荀小姐曰貴主之論知世俗女子之情由盡無餘蘊矣君非脫俗超世之女子不可以尋常短律論之矣絨室女英生而共事人舜死而同葬蒼梧至令班竹之上班之有二妃之淚痕此何以與文君邢尹並論哉郡主曰娘子之達論足使人意暢而心豁矣昨日家丁自小兒處來到傳書其中有娘子可觀之說娘子欲見否荀小姐曰小姐容顏既未得見吾見其手跡則足瀟然慕之情也郡主自函中出封書以授小姐小姐見之則其緊曰公主娘之為小女親入內而

掉手舌開盡利害悟貴妃之意受皇上之諾以救荀氏之危急以成小女之情願人之所欲天必終之者果信矣其餘郡主安寧之言公主挽留之意也

荀小姐拜三閱覽莫知其由告於郡主曰薛娘子書中有為救小妾之

言而小妾愚闇未能解得伏望娘之詔之郡主曰此言可賀於娘子娘

子安坐詳聞我言小女頃見抵老身之書嗚呼明之悲不自勝以為我不

忍獨事桂郎矣即入皇都見大長公主以如此等說之萬妃貴言及皇上而皇

上之意既已牢定分付朝廷下行嘉禮不過為次茅舉行之事也豈非娘子

可賀者乎荀小姐聽未半淚下如雨不成語音良久乃起拜拜而謝曰生我者

父母也活我者娘之與小姐也雖粉骨糜身摩頂放踵何以報此恩也但貴

妃之意終不愛歟郡主曰似無此慮也公主雖為小女往既貴妃其實忠於

貴妃之言也何慮慶改於中道乎仍令侍婢進酒饌以賀荀小姐曰老身又
 有一言娘子悲憐之老身血屬惟此一女而已渠之容自雖甚不美亦粗知
 文字以我溺愛之心自以而獨有於世者也今者又見娘子之才自淫以
 渭濁古人所歎自今日以女兒之身永托於娘子抑其不滿之心補其
 不足之處歲垢匿瑕掩短揚長毋令得罪於家夫郎老身日夜之望荀
 小姐又起拜而謝曰娘二猶且致疑於妾耶薛小姐之息已決於小女之肯隨
 雖執鞭鋸亦難教小妾方欲以身托之於薛小姐矣娘二何以有此教也雖
 然今日之教謹當不忘於先生矣郡妻又謝而言曰娘子之行及至京師則呂家
 之事必已出場矣且桂處士父子方在幕下女兒方留於金宅中矣老身欲
 與娘子同入京襄並行桂家之婚事於一時矣郡妻小姐媿二酬酌欣豫之



也可揶笑明日郡主與荀小姐並轎而行及至京師郡主向大長公主宮中荀
 小姐入侍郎之第侍郎父女相逢久潤之餘其時之悲喜如何時桂生入殿
 試又占第三探花除翰林院編修教名從耳動一時矣時翁主吉禮天子久
 不下教於臣鄰宮中事秘外人不知矣呂丞相家聞荀小姐之來到日
 促婚期首侍郎亦整齊婚具以待吉日矣荀小姐不敢以所聞於郡主者煩
 告於父親惟恐好事不成佳緣終阻矣慶慶廢食若存若無日荀公退朝
 而面未及脫袍呂織素而謂之曰吾之定婚於呂家非我本心也迫於不得已
 之勢每見汝顏色帶愁我心如割今日遂中官上許以明顯翁主下嫁於
 呂丞相之子吾兒當自歸於桂家吾門之慶孰大於此荀小姐聞其父親之
 言蘊蓄喜心而惟仰首曰父親因小女婚事過費心念小女安得以安心乎朱

氏與家人等擯手稱賀於小姐荀公言於小姐曰今則桂家之婚更無他意但桂
任既以定婚於薛女與薛女同歸桂家於汝心何如小姐曰此小女心中之願也荀
公即往見桂夫人定婚而歸兩家共債大承遮隔內外郡主居於內荀公處於
外而至吉日兩小姐備宮樣粧紫金飾玉雕花鏤葉以待新郎之奠鴈矢桂
翰林着萬縷之服乘八人之轎象架齊奏萬人爭隨至其家與兩小姐行交拜禮
魏尚書呂丞相皆在賀客之列夫禮軍三人同入洞房列席而坐荀小姐妍嬈之態驚
見別後之芳容薛娘子孀孀之質移乘簇上之生面桂翰林左顧右盼疲於
應接仍設合卺之宴萬古三絕色具萃於家四海三才子同會於蓬如其奇也
如其美也兩小姐蓋同年而荀小姐為一月長故為姐曰薛小姐為妹孀桂翰林
是夜與荀小姐同寢翌夜與薛小姐同樂曰情愈密新歡更篤自有男女

以乘快樂之事會合之期無此之比也薛夫人賀荀夫人曰此皆賢妹之賜也
可姐不改貞操自全清節古未之有也敢不奉一言以賀乎荀夫人曰此皆
賢妹之賜也欲報之德山高海深惟願白首同居以終此生矣薛夫人歛
衽而謝之兩夫人行新婦之禮并謁於桂處士處士見兩夫人姿色小無上
下慈愛切至荀公之情郡主之喜江海亦淺一時有子之家育妾人孰不能欽
艷於其間哉薛夫人對鏡雕妝荀夫人就而笑曰賢妹臂上一點之紅尚不改乎薛
夫人曰言之可慚姐曰勿說已往之事相與歡話時翰林適自外而入見兩夫人相
謔來問其故荀夫人仍說旧事自香囊中出薛夫人所作絕句一首以示翰林
薛夫人羞紅於面奪其詩手裂之翰林大笑而謂荀夫人曰夫人其時以何事
答之耶荀夫人曰有自屋之心不敢以言語對之強次其韻以示意爾仍誦之

翰林曰兩詩俱佳而今日亦不可無一吟美荀夫人曰惟使侍婢磨墨披箋又次前韻詩曰 燭影深 繡幕中雲鬢懶整綠鬟應將楚峽三更雨却洗香肌段紅翰林見其詩極稱且笑薛夫人曰姐為小妹不掩醜拙乃反慕揚於即君非母親托小妹於姐之意也翰林曰此閨中美事何唐之有耶我為兩夫人當作詩題絕句一首其詩曰 今宵月色昨宵風香作雲葩錦作霞自笑採花閑不得緩開素艷又為紅翰林勸薛夫人步之薛夫人又次其詩

晨搖玉佩響玲瓏倚遍新芳兩最睡起雲鬢懶不整愧將雙臉較軟紅三人并坐傳玩諧笑琅荀夫人見翰林未回自覺前日之事而言曰兩人曾陪大人時大人指紅收丹使之各賦一時而到今思之正與今日之事相合詩之有應有如是矣似非無心也翰林頓悟曰夫人以吾詩謂有金馬玉堂之氣象令我以不才立揚顯榮且得兩夫人以應其未句之意又以夫人之詩為有謙退之德而今日與薛夫人同棲一室有撫誦退遜之意與詩意暗合豈不妙哉所謂詩出性情者信有徵矣荀夫人曰妾當時偶然作詩而愧其不稱於妾之行矣此觀之有焉薛夫人作者然信乎奇哉即寫其詩以示薛夫人仍歷稱誦玉清觀畫像兩詩及寄薛夫人詩又翠香閣序嘆息與悲翰林慰之曰自古才子佳人必有可傳之美談不過三事而止也夫人視相門富貴如糞土自決死生終得相從之一片芳心薛夫人從簾隙而相見和題一詩許結佳緣之一獲時兩夫人之相薦相救同進同居非古人取企一枝以何福而當此荀夫人暫嘆曰賢妹非徒眼目之明且精通相法能解陳平鄧通之窮達矣然不能不男女明眸亦有時乎昏矣薛夫人笑曰小妹之相人如伯樂之相馬惟知千里馬而已不別雌雄也妍語情詭以送長日自

是之後夫婦三人相愛相敬共歸禮法閨門雍周父母安樂福祿并臻官爵
 漸進荀夫人生子一女薛夫人生三子郡王取長男親自撫育以傳薛門序祀桂
 少自此却并髦於世亭遨遊於山水身世放狂省公官至正御桂翰林事弘
 治皇帝拜吏部尚書兼春坊學士以直道補之天子甚器重之方欲大用
 矣天子昇遐正德皇帝即位朝廷日漸多事矣時桂處上省尚書皆以天年終
 尚書謂兩夫人曰昔司馬相如扶一友君而尚軒漢家爵祿令我有一友君而貪息
 名利早不歸去則豈不為相如之罪人乎即日稱病謝官還歸故鄉時尚書年未
 甲兩夫人春色亦未暮矣尚書摩兩夫人至郡王宅留數日欲辭歸洛陽薛夫人
 請於尚書曰妾事相公之日長事老母之日短願相公時許妾身留養老母
 使待百年而後歸事相公則幸孰不為尚書感其意對曰岳母無侍奉之人



而夫人有終養之願豈拘一時之別不報三春之輝乎惟夫人自為之辭夫人謂荀夫
 人曰妾既受相公之託留侍老母之側不得與姐偕往此心悠悠何時可已乎相公
 必頻來樂居以存老母而惟與姐偕成潤別俗語所謂一夜之間人事未知
 者豈不懼哉惟懷黯如紫素絲惟望敬事相公保重千萬握手凄酸不忍
 相雅矣尚書與荀夫人至洛陽旧居收西墻垣別稱官室繁華之色富貴之容崇
 耀於鄉里曰墟也此後尚書數來候郡主起居自此翠香閣便作鳳棲之地矣數
 年後郡主指世兩夫人始相會為尚書暮年自恣無碍閑與身至由是日與
 兩夫人或賞風月或製詩賦偕老至五十餘年真伉儷間未有之緣天壤中
 最奇之事也子婿皆踉清要之班京出世有著行之慶至今河南之人自相
 傳誦無不稱羨編作傳記以播耳目凡為婦女而徒事嫉妬者見此

28-5-26
大正十一年



傳則亦庶乎其慚惡而有開悟之端矣

光武年戊戌三月

18
0
25

所
圖
書

